

# 俄羅斯研究

第七號

## 要

莫斯科外交政策的分析

蘇聯人民住行之自由

五年計劃之檢討

蘇聯之言論出版自由

斯塔林投降了託洛斯基

滑稽的波爾希維克

斯塔林在第十六次大會的丑表功

留俄外史——十八個

蘇俄近事紀

## 目

蘇俄近事紀

十八個

俄事研究會編印

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莫斯科對外政策的分析

激滄譯

最近的中俄會議，已被裹於冷清空氣中，沉寂得好像沒有人理會牠還在莫斯科進行所謂初步談判，中國內亂類仍與事權不一，俄國自然樂得『意存觀望』，『固意刁難』，

但蘇俄的外交政策不全以他國的政情為轉移，有其國內經濟狀況為背景，有其一貫的主義為基礎；外交政策，是蘇俄整個的對外政策之一部分的表现，際茲中俄外交緊張的時節，蘇俄的對外政策，確有詳加研究的必要，本篇係採自耶路評論(Yale Review)春季號，作者魯易非爾爾(Louis Fischer)遊俄歸來，對本問題作極精確的探討，故亟為譯(譯)於此，以饜讀者。

譯者

蘇維埃政府仍然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一九二一年實行新經濟政策後，歐西各國，甚至蘇俄的一部，以為共產主義在俄國已就衰沉，布爾希維克主義祇剩了一個皇室的虛名，資本主義不久或將統御蘇維埃聯邦，但這不過是一種

幻想，一種推理的錯誤；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的政策是一九二四年以來最急進的；牠還在保持着牠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與『純普羅(Proletarian)』的特性。

此種特性，在國內政治上與國際政治上均顯明的表現着，布爾希維克已着手根本改造蘇維埃聯邦的經濟組織，基於又貧窮又落後的農民的農業制度，因素性好靜，反對改革，對於氣勢洶洶的共產主義，予以消極的恫懾，為毀滅此種制度起見，蘇維埃政府先將階級鬥爭的火炬投之農村，使貧者起而與富者抗，為毀滅，『城市賴鄉村供給食料』的形勢，布爾希維克又設法將城市的人民驅之鄉村；先將農業的耕殖法『機器化』，依合作的原理將農村組織起來，並設立國家農場或穀類工廠使政府有食物的盈餘，以養成市的居民，最後更希望輸之外國，此種改革，直接影響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農民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農家的日常生活，整個的俄羅斯已在波濤洶湧的奮鬥中：煽動，奮起，改革，進步，維新，最後打破那最不進步的歐洲經濟單位——蘇俄的農村，無產階級在希望着得最後的勝利，城市衝入鄉村的形勢已愈演愈熾。

同時，布爾希維克又迅速的進行一種大規模的「工業化」(Inustralization)運動，依布爾希維克的計劃，擬於十年內把全俄國的經濟組織傾覆，改建工業國，蘇維埃聯邦以爲應於歐洲及其他各先進國並駕齊驅；莫斯科並有「與美國競賽」的決心，這種努力既不是由於愛國熱忱所激發，更不是個人觀念所能促成，鄉村人口過剩，不得不就食安家于城市，結果，購買力增加，農民的生活程度亦因以提高，政府乃不得不設法多創事業，多製貨品以應人民之急需，所以有工業化運動。

增加貨品的方法，本來可以由外國運來，但任何農民問題專家或反布爾希維克的人，絕不敢斷定說俄國應變爲西方工業國的農業殖民地，售其農產品，購入消費品，爲改進其地位的步骤，實行工業化便是最要者之一，布爾希維克所以要「迅速的」實行其政策，因爲他們以爲在列強爲

尋覓新市場而從事劇烈競爭的今日，若容其一二進入蘇維埃聯邦後再實行工業化將比現在倍加困難，蘇維埃政府的獨佔國外貿易以限制消費品的輸入的方策固然有損於人民，但若實行放任政策，又必然增加城市的失業人數，鄉村的僱傭也絕不會因之加多，工業化使城市進而爲鄉村的更大更富的僱主，這正如美國增加工資致工人能購買更多的貨物之理相同，現在蘇俄農村中發給工資的標準，就在造成較好的國內市場。

農村的「社會」與「機器化」城市的工業化，以及其他社會的變動與文化的變遷，皆布爾希維克目前努力的中心，因此，一般觀察者對於蘇俄的國外事務與外國革命的可能，每當忽略，殊多非是。

對外政策往往與國內的革命發展相輔而行，在托拉斯基與史塔林的黨務爭辯中，托拉斯基以爲社會主義不能建造於一個國家中，更不能單行于如此落後的俄國，史塔林却持正相反的論調，結果，史塔林得了勝利，舊日以爲蘇維埃政府若無他處革命運動的補助絕不能成功甚至有存立那不可能之觀念，到現在已成陳腐無稽之談，今日的莫斯科

科有一種信念——例如一九二七年五月間國際經濟會議在日內瓦開會時蘇俄的主張——以爲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可以和平的共同存在，現在布爾希維克已不集中力量於傾覆資本主義世界了，却在籌設能維持其生命的方法。

工業化既然是國內事業的集中點，向內發展代替了向外發展的願望，那末布爾希維克冀求和平大約是可靠的話，他們不願用戰爭的手段去破壞他們依以爲成功必由之路的建設程序，由歷史的證明，蘇維埃確已能獨立存在，絕不至把她的農具鎔爲坦克砲車農田挖爲戰壕去轉換她的進行方針。

但工業化政策的本身，使莫斯科的對外事務感覺十分困難，實行工業化必然要用「長期借貸」購入機器與工廠的其他裝具，而蘇俄之製造廠只能利用短期信用，至于長期借貸非銀行則不肯來往，其在德國各銀行只允作極少的長期信用交易，在英國與美國則直拒絕長期信用的發行，美國的大公司，或能持蘇維埃匯票于手中不去馬上兌現，但此種情形，他國的公司就不易辦到。

布爾希維克對於工業化的主張，非常堅決，除上述困

難外，食糧出口的稀少，亦足使其國外貿易難得平衡，在此種艱窘環境中，她更進而限制俄國國外貿易的增長；他如外國商業界的利息亦每加以規定。

依理論講，在一個正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其對於工業國爲一好顧客，一如農業國，布爾希維克從英國無論購買紡織機器或紡織物，其運輸費與利潤完全相同，英國的傳統政策對於其殖民地或工業領域的製造業，向來是採用取締政策的，英國的工業組織，最適于出售棉織品，毛織品，煤，船隻，等等；設使俄國均能自製，英國必然大虧，設若亞洲的國家能製造此類貨品，英國亦必大受損失；所以英國對於喚醒東方民族的主張極表反對，反之，美國的工業較英國發達爲遲，並且二國的工業各向不同的方向發展，美國與其輸出大量的直接消費品，不如出賣大量的機器比較更爲有利，所以美國對蘇維埃聯邦的商業政策與英國完全不同，兩國對蘇聯的政治態度亦因之不同。

德國商業界，數十年來，可以說直至一九二五年，一向是反對蘇維埃的工業化與有助於工業化的國外貿易獨佔政策的，但道維斯計劃(Dawes Plan)施行後，德國工業

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與德國機器工業的改組，使德國改變了對蘇俄的態度，但德國人也絕不願見一個強盛的，機器化的俄羅斯起而與德國互爭亞洲與波羅的海的市場。

工業化運動同時亦足以阻止俄國的「自動租讓政策」(active Concession Policy)的實行，不錯，蘇維埃政府對於租讓權的賜予已漸採取放任的政策；但事實上工業出產量因國內實力與資本的充足而增多，沒有再行租讓於外人的必要，例如，巴庫(Baku)與哥羅斯尼(Grosni)的油產，因經營不善，莫斯科即擬商請外國油公司接代辦理，既想在國內實行工業化，却又將工業經營權的一部租讓於外人，其中情節，似乎頗多費解，但細察之，知蘇俄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外人獲得租讓權後，即從事輸出貿易，但同時蘇維埃的輸出機關極力與之抗爭——莫斯科很少允許某特機關獨佔之事故——競爭的鉅烈與否又每以世界各國的工商狀況為轉移，只有現金或其他一二種商品為例外，所以實際上主要工業的租讓問題並不重大。

美國、英國或德國的公司，因其機器的經驗與製造的

練達，予俄國以極大裨益，蘇維埃政府對此，當然要支付相當的款項以作報償，與蘇俄有契約關係的公司，為數甚多，重要者如福特公司(Ford)，都邦(DuPont)，酷帕爾(Hugh L. Cooper)奧斯丁建築公司(Austinsonstruction Compang Cleveland)及世界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等，但這些公司所經營的事業皆非讓與牠們只是作了布爾希維克的「資本家自動機」(Capitalist Robot)外國人得到此項權益之後，並不作輸出事業，却是為供給蘇維埃的內國市場，因為只有這樣經營方法才能維持，就如該萊特剃刀公司(Gillette Razor Co.)，有千百萬俄國人的鬚鬚都是用該公司的剃刀剃去的；這是一般藝術家所認為不朽的功績；但就是如此，政府還想在最近期內另設機關與該公司抗爭。

這樣看來，工業化運動確實直接的或間接的限制了外國租讓權；外國商人的利益當然也大為減少，蘇維埃政治制度根本上就在遏制資本家與放債者，亞塞爾貝嶺(Azerbaijan)油業脫辣斯，唐適梓煤業脫辣斯(Donetz)，與莫斯科自治區(Moscow municipality)均係倍極富裕，顯

益最大，信用最高的企業；這幾個組織若在他國一定很容易的可以由敦倫，紐約，或亞姆斯特登（Amsterdam）借到大款；但或因經營欠當，或因企業破產，或因管理疏忽，以致無論英國的美國的，或荷蘭的銀行，都不得染指於此數公司在巴庫（Baku）沙克提（Shakhty）與莫斯科等處的財產，財產是政府的財產，政府絕不肯把他的財產轉讓與外國資本案。

這樣的主義既然決定，蘇維埃政府的地位及其國內經濟狀況也就因此感覺十分困難，當波蘭從國際銀行借到大宗款項時，她允許以其關稅收入，鐵路收入與幾種專賣事業的收入作担保，同時允許雇用查理杜威先生（Mr. Charles Demetz）為波蘭全國的經濟總裁（Director）奧大利與匈牙利同樣的獻出担保品與聘用財政顧問以冀舉債，但莫斯科絕不抵押其國有產業，更不致聘請外國資本案來指揮布爾希維克的經濟組織與管理。

假如莫斯科肯呈獻其商業的或政治的担保品，再或者他國，如一九二四年英國的建議肯代為担保，外國銀行家或者可以冒險的借款於蘇維埃聯邦；但這幾種條件沒有一

樣使蘇埃可以接受的。

蘇維埃聯邦不肯代償帝制時代的債款，這或者是外國銀行不願貸款蘇聯的最大原因之一，但更大的原因，怕要是因為在蘇聯得不到切實的担保品，目前，較顯明的緣故，也很簡單，在美國，銀行放外債須得國務院的許可，在沒有以外交的手續正式承認蘇維埃聯邦以前，國務院自是將此項對俄的放債保留，在英國，除政治的阻礙外，加以英人極不願蘇維埃工業化，使對俄的放債直不可能，他國的銀行活動，向來是與盎格魯撒克遜的財政界取一致調和步驟的；華耳街（Wall Street）為美國財政中心，亦漸為世界金融之中心，與倫敦既然對俄國相率裹足，牠們當然再作單獨運動。

蘇維埃與美國間的商業正在急速的增進中，華盛頓及美國報紙對蘇俄的觀念，也因之漸形改善了；但是若想以商業的勢力促成兩國的外交關係，恐非數年所可完成，蘇維埃的輸出與輸入，使英國的數種工業中解決了一部分失業問題，在經濟方面的其他利益亦不在少，但這些小裨益，還不足改變唐寧街的政策（Downing Street）為英國政治中心

(，其他各國，如法蘭西對於蘇維埃的商務更不關心，同時，蘇俄的鄰邦，波蘭與羅馬尼亞，却每進而行使政治運動，破壞他國與蘇俄的商務關係，西方列強中，只有德意志一國覺得與蘇維埃的商務關係極關重要，並且影響於其

對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他如愛沙尼亞、多維亞、土耳其、波斯、及蒙古皆對俄國以善意的態度通商，政治關係也因商務而接近，日本因居特殊地位在薩哈連(Sakhalien)有重要的煤產與油產，在西比利亞與岡札德加(Kamchatka)等處的海岸又有捕魚權，所以與俄國的商務來往極形頻繁——使蘇維埃的原料與食料問題，得相當的解決

蘇維埃的穀類輸出雖然減少，但其國外貿易額並未減少，「貿易差」也未轉為「逆勢」俄國已在迅速的增加其工業品的輸出額，不但運往亞洲並且到歐洲到美國去銷售，此外，布爾希維克希望於三四年內恢復穀類的經常輸出額；總之，依照蘇維埃的「五年計劃」，到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度時，將國外貿易總額升至三，七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二，〇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為輸出額，一，七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為輸入額。

對此項預測貿易額實現時，或在更遠的將來有更大的數額時，蘇維埃聯邦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將愈加重要，這種重要也要將國際政治關係的色彩更加濃厚，這是一種希望，一種有可能性的希望。

在目前，蘇維埃政府確也沒有什麼政治利益獻結外國，但假如莫斯科參加此一羣列強與他一羣列強抗，兩方必然都來討布爾希維克的好感，俄國有精練的軍隊，在地理上有重要的地位，假使她的助力與友誼能夠審慎應用，換得普通的外交交換條件，他的政治的呼聲，一定有人聽從，俄皇時代的政治宣布了意大利進佔北非洲的計劃，意大利就譏笑着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冀得君斯旦丁的野心以示報復，近年來仍有同樣的進取的形勢，但蘇維埃政府拒絕參加任何方面，當一個國家無輕重可言時，在世界政治交際場中就失了她的地位，蘇聯的名字已被摒除於外交場。

例如北美合衆國，雖云富裕，對於蘇維埃的商務關係並不肯輕視，但她也絕不致躍出政治範圍冀得更大的商業利益，假使俄國在中國或在遠東誠意的贊助美國的政策

與莫斯科外交關係的恢復，對華盛頓將有更大的吸引力，可惜，雖說俄國與美國都希望中國統一，但俄國的主義和對於中國統一的社會基本觀念治與美國相反，因此美俄二國的步伐也就勢難一致，或者假使莫斯科肯協助美國，使美國晉為凱洛格公約 (Kellogg Pact) 的保障者與維護者，美國正式承認蘇維埃聯邦的時期，或將因之縮短，俄國所以參加巴黎公約，最大目的就在與華盛頓成立一種友誼的關係，同時表示其和平願望以見好於鄰邦（所以有一九二九年李特維諾夫草約）；但去年十二月間李特維諾夫竟對斯汀生 (Stimson) 突施攻擊，他以為美國國務院違背其對中東鐵路中立的傳統政策，竟以滿洲紛爭的調人自居，實屬不當，俄國自簽訂非戰公約後，莫斯科與華盛頓的空氣，頗有轉佳希望，但蘇俄外交委員會連這點小結果經科倫林痛詆美國政府之後亦一筆抹消：蘇俄所持的理由是在中俄紛爭中，美國太少袒護俄國很顯然的，蘇俄願獨自走牠自己的路，他國對他有瑣屑的干涉，牠便予以暴力的報復，他否認國際聯盟，牠反對任何仲裁。

有重大意味的多方聯合 (Multilateral agreement)

俄羅斯研究 第七號 莫斯科對外政策的分析

布爾希維克也每設法避免，莫斯科的政策，最要緊的是先破壞波蘭為抵制蘇維埃聯邦而組織的任何波羅的海聯合，一九二二年國際間與土耳其訂立的羅桑條約 (Lausanne Treaty) 莫斯科也曾派員簽字，但事後又拒絕批准，去年牠所以參加凱洛格非戰公約，就是想打開此種沉鬱的局面，一般共產黨人以為公約恐將使列強聯合起來對抗蘇俄，所以極力勸政府參加，蘇維埃簽字凱洛格公約的緣故和目的，在最近發生的滿洲事件中充分的表現出來。

蘇維埃對於國外事務隔絕，也就是說，立陶宛，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外蒙古，在莫斯科則採取一種活躍合作政策，並且對這幾國中的一二國還可以有聯盟的成立，對於其餘的國家直接予以擯除，雖然，蘇俄仍願維持其國際地位，齊趣林 (Chicherin) 曾對作者說，我們的政策是扶持弱小民族假如法蘭西比得意志還弱，蘇維埃同情或者就有矯正的必要，對外政策這樣的行使，似乎是一種顛倒的，且不能實施的，但蘇維埃與德國的關係的主要聯鎖，確確實實就是因為德國屈辱於凡爾塞條約賠償的束縛，在今日的法國與德國中，希爾希維克選此表敗的德意志為



其伴侶，在意大利與土耳其其中，牠選定的國家是土耳其，在波蘭與立陶宛中，牠選定的是小國立陶宛，此種戰略，對於蘇維埃的國外關係確是一種重負。

至於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與外蒙古，蘇維埃聯邦竭力援助各該國的革命政府，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蘇聯又同樣的協助中國國民黨，莫斯科希望這些國家及早統一，及早強盛起來，脫離列強的統御進而反抗列強的侵略，或者還可以到各國攻擊俄國時作併國的前衛，至於波斯，布爾希維克當然一反前俄皇時代與英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故智，從事友好的聯絡，蘇維埃聯邦對於亞洲的國民革命的國家，確實保持其和善的關係，正如對歐洲的德意志與立陶宛同。

戰敗的，弱小的，及反帝國主義的國家所以傾向俄羅斯是因為可以從俄羅斯得到安慰，這是布爾希維克足以向列強自詡得意的地方，列強想同俄國和好，但莫斯科的回答只是「不許」二字，意大利當然比土耳其可以給俄國以較大的實際助力，但蘇維埃絕不肯犧牲一個外國革命組織去和資本主義的強國討好。

這一切內部的與外面的「逆行的」事實，蘇維埃聯邦想一一促其實施，因此蘇聯的對外政策往往難有效果，當莫斯科與日本商訂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條約時，蘇維埃承認因日俄戰爭而訂立的普茨茅斯條約 (Potsmouth) 有效；但蘇俄同時宣言謂此次條約的簽訂，不能即作為承認日本在朝鮮的行爲爲是的表示，彼對朝鮮而發的言論激怒了東京政府，日政府當即聲稱俄國應償付的賠款分厘不能再讓，但國內國外的輿論及其自己的主義，使布爾希維克不得不容忍此項損失，他們只希望，將來或許有一天，這種辦法在道德精神上得有進一步的成效，莫斯科對於東方民族運動的同情與鼓勵，破壞了她對西方各國的外交談判的努力，但莫斯科寧願這樣受累，不肯稍改其戰略。

蘇維埃的工業化與因工業化而起的一切錯綜事體，蘇埃的拒絕參加任何國際的同盟關係或聯合，以及她的同情于亞洲國民革命運動，在目前阻攔了蘇維埃的對外政策。

共產主義的宣傳，又是另一種重負，布爾希維克並不採用暗殺手段或相似的恐怖政策去促成暴烈的革命運動。

但世界革命的口號，已在他們的旗幟上明顯的寫着，他們說資本主義也要像封建主義一樣的漸漸被棄而不用，到那時，共產主義將代之而統御全世界，他們並不是聽候命運裁判的人，他們促成共產主義用一種有計劃有步驟的方法，無產階級的嚴密組織起來與教育的普及於人人便是他們進行中最要的程序，他們認為這種經驗與訓練，等到一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的情況有革命爆發可能時，可以顯出極大極猛的效果，他們確認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他們急切的注視着到達目的的一切必要的階段與進程，但這種進程恐怕要極長極遠，這是布爾希維克太重理想了，沒有看到西方資本主義本身還在穩穩的存立着。

若是單單資本主義的制度穩定，或者要改變策略，但蘇維埃的穩定與資本主義的穩定同時存在，在布爾希維克制度的初年所有布爾希維克黨人都以為若無全世界革命的爆發，俄國的革命是不會成功的，至少要在幾個重要國家發生革命運動，俄國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當共產主義的俄羅斯還在幼年時，她對於西歐的革命運動極其關切，到現在，蘇維埃政府更加強固，她的經濟地位大有進步，並

且在此社會主義進行之路中，有更大成功的可能性激勵了布爾希維克的勇氣，假如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中成立，着重世界革命的觀念不免要減輕，特別是當外國的制度自身健全的時候，共產主義者正在重述他們的主張，以為世界革命的爆發，必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並且說，大革命發作或許早於大戰；這件事，的確有深加注意的必要，蘇俄當道正在聯合國國際無產階級，冀與未來的軍事壓迫奮鬥，莫斯科既然對於社會主義下一種廣義的解釋，對於左派又對付以嚴厲的手段，列強早在那裏竊笑，以為國外的革命在漸漸的消沉，我們要觀察清了第三國際（Comint）的活動與政策是如何受蘇聯外交當局的左右，對於這個問題便覺更有意義。

歐洲人一般都以為下次世界大戰將要引起東歐的革命，革命運動自黑海直到維也那一帶，歐洲人更疑慮戰爭時他本國的工人或將起而與資本主義的政府對抗，由國際戰爭轉為國內戰爭，如一九一七年布爾希維克在俄國的狀況，在西方，畏懼戰爭的心理現在確有減退軍人急于作戰的趨勢，說不定世界革命的奮鬥要在極痛苦的情形下延長下

去，蘇維埃聯邦這般的職容革命進行，至少是破壞世界和平的一個分子。

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啞謎，不過這個啞謎也很自然，歐洲工人對於俄羅斯工人國家的友誼之濃厚，到現在布爾希維克勢強了，他們反而對之冷淡起來，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間，蘇維埃得助於國外無產階級者極大：

這是列寧，齊越林與其他俄人所極口稱贊的，但至布爾希維克主義在國內的經濟勝利確定之後，他們的國外工友對她也漸漸的冷淡下來了，特別是在英國，他們簡直拒絕俄國的干涉，也不信國際主義會代替現代的資本主義統治世界了；甚至影響到英國以外的工人意見，如布爾希維克所

傳，足以阻止德國的礦業工人，與英國的礦業工人去參加布爾希維克所轉動的罷工風潮，為維持其對工的好感起見，布爾希維克又倡論謂關於國內勞工問題，外來的干涉愈多，愈有益於國內工人的實力，因此他們在資產階級的國家中極力嗾使社會民主黨與工黨對政府當局嚴厲指摘其對勞工之不當——因為這種政黨也常參加資產階級的內閣——因此發生許多敵對與紛擾的情事，使蘇維埃的外交家

應付為難。

布爾希維克為增進其與工人的友誼計，特請外國的工人來蘇維埃聯邦研究蘇俄的經濟事業的成績與改革，此法施行的結果，自然是各有不同，但眼光遠大的外交家，特別是德國人，確認蘇維埃經濟的永期成功，定可由他國無產者得一種道德的同感；布爾希維克就是循着這個線索進行，有時對於外國工人的意見，一如對於本國工人的意見同樣的尊重；因為怕到危機的時期各國工人再起來反抗蘇維埃。

莫斯科對於國際紛爭很有特責於他國的能幹，例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紅軍寇入中國滿洲的事跡，便是俄國的明證；莫斯科造謠以為中國有意挑戰，提出嚴重的外交抗議書，藉報紙的宣傳痛詆中國，用一種極迅速的突擊攻入中國境，又極迅速的退回俄國境，以顯其威於中國，結果，強迫滿洲當局不得不接受蘇俄的要求，這種流寇式的侵擾本來就算不上什麼「戰爭」或「侵略」；當時，日本與德國還以為與凱洛格公約都無衝突，俄國人對於他們的實際問題極端關心也極願和平，不過為要免除一切外來的軍

事侵略，有時不得不去和外國以武力相對，莫斯科無論如何也要避免戰爭，她在歐洲沒有友邦可以實力助她，在現在是不能作戰的，蘇維埃若參加任何戰爭將予其敵人以可乘之隙。

蘇維埃可以在愛沙尼亞與萊多尼亞間經營其商業，以博小隣邦的好感，在魯爾區，被佔領 Ruhr invasion 的危險期中，運送紅軍的消極威懾——現在也須不會有那種舉動——將波蘭反對德國的行動撤銷，在東方，蘇俄藉民族運動及社會改革的政策，與大多數的民衆結有任何反動派都不能破壞的鞏固結合，立陶宛稱贊俄國對於維爾納（Vilna）不許波蘭人干涉的主張，羅馬尼亞在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坐臥不安，俄國一天不取消其將進佔比薩拉比亞的政策，巴爾幹永遠在恐慌中，德國需要俄國的商業，並且因為莫斯科的友誼加強了德國應付歐西列強的能力，一位德國的大使曾對作者說：『我們的同伴，俄羅斯，越強，我們越喜歡她。』

上述幾種要素，以及因商業關係在美國，英國及其他商業圈範中博得的好感（但對於外交政策並無大影響）增強

了蘇維埃聯邦的國際政治地方。

莫斯科本來很容易的可以增進其國外關係；其法，要承認俄皇時代的債款，並且將收歸國有的外國人所所有的財產交還原主或予以相當賠償便可得美滿的結果，外人在俄的企業，大多數已經重新布置，長期佔有已成習慣，並且因為布爾希維克認國有與公為革命倫理所當然，所以俄國恢復其國際地位極為不易，同時俄國政府所經營的各種企業，獲利極少；在工人與工程家眼中以為人莫不為己，政府既完全代辦，辦事員辦事自然沒有辦自己的事用力，欲以此法恢復舊日的經濟狀況，恐有難能。

對於收歸國有企業若備價賠償一層，蘇維埃亦不願再如此做去，除非受款者允許立刻免除其效忠地方的矢志，熱那亞（Genoa）與海牙兩次會議的磋商，外國資本才一致願從蘇維埃政府收受賠償，但結果，雙方仍不能合致而止，賠償的意見也漸漸微弱下來，賠償的最易方法為『租賃』，但租賃問題本身又太複雜且列強不見得允許，莫斯科在未借大宗外債之前欲付外人以大批現金作賠償，其勢有所不能，俄國在一九二二年拉伯洛（Rapallo）條約中允

許德國以最惠國待遇，此後與他國交涉，時感困難，允許一國的一個公司，即足阻止來日的一切磋商，從這一點看來，莫斯科的政策，在目前還沒有顯著的變動。亨利迪特定爵士 (Sir Henry Deterding) 的放棄了他的主張——在未賠償或恢復原狀以前，停止與蘇維埃的拿福塔脫辣斯 (Naphtha trust) 交易——使布爾希維克覺得時間的經過可以減輕列強的要求，蘇俄因此更否決了烏克哈特 (Ukhart) 的建議——將西伯利亞的企業租讓於原主。

另一個問題便是蘇維埃政府以前的俄國債務，最初，否認一切債務，嗣後有承認的意思，再後才有償還的意思，但自一九二二年以來，莫斯科屢屢自訴的政策只是戰前債務的清理，但須債權國先允借予大宗借款，使蘇維埃聯邦有償付俄皇時代債務的能力，此種政策，即一九二四年八月條約的基礎，但此條約英國於簽字後又片面的取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間與法國的初步磋商亦根據此意，磋商之結果又為模西迦萊所否認，甚至一九二七年拉考夫斯基 (Rakovsky) · 掃考尼科夫 (Sokolnikov) 同國立紐約城銀行所商議的題目，亦不出此範圍，此後莫斯科與

其他公私債權者談判皆循此意以為進行，因為政治的與實際的關係，布爾希維克不能遠離這一條路徑。

從財政方面講，布爾希維克正在「絞她自己的血汁」，在歐洲國家中，只有俄國一國自大戰以來曾由外國銀行或外國政府借過債，她在國內發行了幾十萬萬盧布的公債以便改造牠的經濟組織，現在更從事建設的工作，靠本國財富自立的需要使其產制的信心增強，但因國外貿易增長致不能阻止債務的加多，是否與戰前債權國清理債務可以解此困難，頗屬疑問，因為由俄國取得放債的担保或政治特權的困難仍未去掉，但無論如何，蘇維埃的商人確實願急速清理了債務以打破目前與外國銀行間的隔閡。

這些問題的解決，蘇維埃政府仍以對自己有便宜有利的為主，假如外款的需要陡增，不用說，布爾希維克將與他國妥協，假如她自己的經濟狀況急速的進步，假如可以慢慢的與有力的外國商公司商訂有益的條款，蘇聯的政策自無改變的必要，美國是全世界的放款者，美國工業的過剩驅使其資本於投機市場與國外投資業，胡佛總統與美國的商業界人，正在努力使其輸出的數額與勢力，洽如數

世紀來英國的雄偉；俄國在此種情形下，自然是得利者之一。

俄國的暫時晦暗，在國際事務上不能就推定蘇維埃不重要，蘇維埃聯邦佔有全世界土地的六分之一，她強悍的人民，為數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依天然財源說，她是世界上最富國家之一，布爾希維克是一個強有力的結合體，並且有一種毅力足以建設，改進與成功，他們要將俄羅斯維新化，基於經濟的強固起來，並且在從速的建造其工業的根基，這樣的一個民族，在世界上是不能忽視的，的確，莫斯科真是不能忽視的，牠在世界上引人注意的程度，遠高過俄國人自己對牠的興味。

同樣，在布爾希維克領導下的革命，也不能忽視，菲利凱爾(Phile Kerr)於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守舊的倫敦觀察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論述的結果謂近世數百年來，足以統治全世界的，只有三大勢力，第一與第二兩種是科學的發明，與民族主義的興起，文中繼續寫道：「現在世界的第三件事實是加爾馬克思(Karl Marx)的信徒的成功在一個人口多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的國家，依共

產主義的基礎創立並維持至十二年之久，蘇維埃聯邦至今並未見有崩潰衰亡的現象，……在俄國所遭遇的事變，其影響世界之大，宛如百餘年前的法蘭西大革命，因為俄國已經廢除了那剝削人民，建立在西牙文化基礎上的皇帝制；已經將舊制掃滅無餘，有舊觀念的人直不能生存，除非依他自己的勞力去作工；已經將經濟生產與分配的大機器的功能，普及於一般人民，不致使牠再專為個人謀利益。」

從蘇俄應與美國通力合作的方面觀察，一九二九年的中東路問題，確是一個倒曳的勢力，當時美國並極端反對蘇俄，假如凱洛格公約的効力，在將來實行中發生阻力，蘇俄此次為首先違犯者應負其全責，但任憑美國怎樣對蘇俄求全的批難，總抵不住俄美商業的迅速發展，與兩國經濟關係的日趨親密，總之，美國與蘇維埃外交關係的未能恢復，多半由於無急切的需要，並不在乎二國意見的對抗。

像這一個蘇維埃政府這樣的特別危險的政府，在資本主義的列強中，實難希望其對外關係有如何順利的成功、

有時，智力未充的共產主義者或者竟會驚異，以爲莫斯科何嘗有對外關係？假如資本主義的國家摒除物質的利益以主張的接近而從事相互聯合以抗蘇俄，布爾希維克恐將仍如一九一九年同樣的孤立，非共產主義的國家因爲根本的阻力使他們不能聯合一氣反抗共產主義的國家，莫斯科

實際上並未分化她的敵人，她的敵人的分裂甚至互相仇視是由於自然的原因，但莫斯科正在激勵並縱容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火併；她自己站在後面平平穩穩的爲不多事主張，她也在想，假如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在一齊，她就要大大的阻喪了。

一九·八·十，南京。



## 蘇俄治下的住行自由

R. Nn. Baidwige 著  
孫亮 譯述

不問是俄人，抑是外國人，若在蘇聯國裏旅行，都得受某幾種的限制，如同許多歐洲國家在勵行着的一樣，在

，這比沙皇時代的制度，更是無微不至，他要每個公民刻刻都隨帶國內的護照。

俄國，每一個人都得在他的故鄉登記，並且想在聯邦（即蘇聯）內旅行的人必得隨帶自己的通行證，以下的任一種文件都可以應付這個目的；出生執照，工會會員證，和其他委員證，不去蘇維埃登記，任什麼旅行的人不得在某處經過超過兩日，這個規定一視同仁，適用於所有蘇維埃的公民和外國人，連政府官員也在內的。不過在書面上，這個規定真是要算再廣括沒有，而在實行上，則尤有甚焉，是這個樣子，對於停在旅館裏的旅客，這個規定已經是真嚴厲地進行，而對於往私人家裏去的，則使該私人負責報告一切，并注意該人之行動。

這個制度是以此為目的的，就是；如此可以較容易地探聽政治活動，逃亡的人，郵件的轉遞，和幫助轉制犯罪

在管轄俄民出國的旅行和外人入俄的旅行這一方面，規章當中的規定可真比任何國的嚴厲，就是較之沙皇治下的，也是要嚴緊許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這是因為大聯邦和外國的仇敵是終日地戰鬥，使得這種儼然無時不似在開戰狀態中規章一直就沒有撤銷的機會，不過嚴酷的程度業已在經常地減降了，並且遊歷一事，現在竟為政府所鼓勵，一九二八年西比利亞鐵路才為革命後第一次地開放赴歐與自歐的普通遊歷者們通行。

對於非為公事出洋的俄民，到外國遊歷的出境護照是很難得到的，並且護照的價值更是非常地貴，約從五十盧布至三百盧布不等（每盧布約合華洋一元）要看請求者是屬那個階級而定，舊資產階級，私人商家和薪水很高的專家



們，自然要繳較大的費用了。

凡在革命與內爭時移出外國的俄民，若是想回國的話，祇要一樣、就是只要担保他們是忠於蘇俄政府的就沒有問題，可是那些是否真忠於政府還不能確定的，自然是沒有回來的機會，多數的俄國僑民從前都是沒有得着蘇維埃護照就走的，所以是在蘇政府的保障之外，……不過老實講，這個保障是大多數的出走者總歸不會希罕他的，即得之也不過是棄之如敝屣罷了，他們所有的是南森護照，Nansen Passports這種護照乃是國際聯盟專為那些不能在其本國得到護照的移民預備的。

除非自己認識駐外的大使並得後者之證明，一切請求俄國護照的外國人都得轉達莫斯科核准，雖然大使可以給人作證，不過事實上他們是不輕易這種事情的，在莫斯科，請求書都由那個考查請求者遊歷的宗旨的機關受理，至於准或不准，大半有賴這個機關的長官定奪的，經政府認可的那些訪俄的代表團的代表和遊歷團的人員是不用經過平常的手續的，不過平常這班人的姓名總是事先要得莫斯科備案的。

請求一張護照的程序大概是要兩個至六個禮拜時間不

等，這乃是要看離莫斯科之遠近而定的，在一張護照業經發給之後，到俄國去的旅客便沒有許多什麼檢驗和登記的種種麻煩，像許多旁的國家一樣，祇有一樣，就是在經過國界時……不管是出國或是入國，都是一樣的……所有印刷品和紙類，均須檢驗，雖然有這麼一個原則但是因為進口處的不同，稽查員的性情不同，或政局的關係，旅客們常有互異的經驗，我是由巴統Batsi進口的，手邊帶着一隻滿盛紙類的箱子，可是誰料在俄英失和，政局正在緊張的當兒，我祇述明自己是個美國新聞家，就連我這個箱子都不用檢驗了，我的照相機和打字機也連問都不問的便認作我的職業必要工具而予通過……其實這是違反規章的，當我離俄的時候，國家政治局替我把所有紙張文書包捆好，更打上圖章，免得在疆界被檢査和很可能的被剝奪，但是波蘭人到底是我這些紙類打開檢查了。

所有旅行者要出俄境，更得有出國的護照，這項護照的發給是要繳納和入國的一樣護照費的，原因是：第一，假如這個遊歷者欠了人的債，可以教他付清最走；第二，如果某處報告他有反革命的活動，可以檢查他的文件之類

；第三；並且最要緊的，是要知道他所以要離俄的事由，出國護照的發給因爲守舊的官僚的緣故，教遊歷者麻煩得不得了，有時一天就可以得到，可是有時一二星期也沒有準，普通，如果你是急着要走，你可以用點搗亂和逼迫的方法來催促那般辦事者。

除了外人與蘇俄政府已定立契約在俄國工業中工作的在外，一切在俄國的外人要延長他們的行期必須在某定期內向政府機關更新或重新他們留俄店住的許可，那些在俄工作的工人得行使俄羅斯公民的各種權利，對於凡是表示反蘇態度的外國人可以將發給他們的居留俄國的新許可證註銷，並且若是情節重大，則爲逐回國外，不過這種的裁制在實行上現在很少很少，較平常的倒是：對於那些會到俄國而曾表示一種不能教當局滿意的態度的外人爲再來護照的請求，予以拒絕。

俄國憲法有一條，「對於所有因政治與宗教而獲罪的

外人，給予求庇於俄國之權」，（第二十一條譯註）這種的避難者們是很容易進來的，祇要他們的被虐待一經成立，就算沒有護照，和費用的繳納的手續，也不礙的，到俄國來避難的外人，有多少千百大部份是由歐洲的獨裁政府和東方跑來的，由美國和拉丁亞美利加 Latin America（譯按即南美洲）倒也有，不過祇有幾個，他們幾乎全是共產黨黨員或表同情於共產黨的，在莫斯科特設爲他們居住的房屋並且努力地給他們尋找職業。

在列甯格勒的犯人拘留所，我曾見過一些青年的德國人和原籍是在波羅的海旁的幾省的遊蕩青年爲了沒有護照私越俄界被拘押起來的，他們都聲稱是共產黨，有些是爲脫免處罰逃來的，還有是爲贊美愛慕共產主義的發源地，特來此處居住的，官員們說，如果他們說的話是真實的，他們便能在國內自由行動了，並且還要給他們尋職業和住所了。

# 世界 月刊 週年紀念 特刊

- |                         |      |     |
|-------------------------|------|-----|
| 1. 中國革命與農民問題.....       | 平田良衛 | 薇生譯 |
| 2. 中國農村經濟衰落的原因及其現狀..... | 林建   |     |
| 3. 中國勞動運動的發展.....       | 仲無懷  |     |
| 4. 帝國主義與中國買辦制.....      | 田忠中夫 |     |
| 5. 東方帝國主義的危機.....       | 陳湜   | 李史翼 |
| 6. 金元帝國主義滅落的預兆.....     | 溫盛光  |     |
| 7. 印度革命問題之史的觀察.....     | 閻百甯  |     |
| 8. 蘇俄與其他國家的比較觀.....     | 郭真   |     |
| 9. 帝國主義與經濟.....         | 曠濛   |     |
| 10. 五年來世界經濟.....        | 陳湜   |     |
- 
- |                    |           |
|--------------------|-----------|
| 11. 世界鐵道之統計.....   | 蕭仁源       |
| 12. 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 | 高希聖       |
| 13. 國家與獨裁.....     |           |
| 14. 近代各派國家觀.....   | 陳啓育       |
| 15. 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 | 莊心在       |
| 16. 土地私有的始原.....   | 兆民        |
| 17. 新興文學談.....     | 怒潮        |
| 18. 生之不安.....      | Jack Lobo |
| 19. 血(一幕三場).....   | 石鍊頑       |
| 20. 編後.....        | 曹亮        |

十九年 七月 十五日 出版

總發行所

世界學會世界月刊社

上海北四川路底永安里一百三十號

電話 四〇一六一號



## 蘇俄新經濟政策死生問題的檢討

高陽

自從蘇俄實施「五年計劃」，「肅清」新經濟政策」的消息傳來，對於新經濟政策的死生問題，半年內曾見到不少的論文發表；然而這些文字，多半因為作者主觀的色彩太濃，不免流於一偏，很難認為客觀的科學的研究，這是不免使熱心知道事實的真象底人，感到迷濛和失望的。同情於蘇俄的人，他時時為「她」向光明處臆想，丟開了黑暗的一面，大有「情人眼裏出西施」之概；他說：蘇俄五年計劃施行以來，成效卓著，社會日進入社會主義的形態，「新經濟政策」已成僵屍，如果沒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能手，他給無回生的可能！同情蘇俄的人是如此，至於使用蘇俄的盧布，專為蘇俄作宣傳事業的人，自然更不必說了。然而另一方面主觀底厭惡蘇俄的人，却又怎麼樣呢？他說蘇俄五年計劃的施行上，有許多很大的困難，這些困難是不能擺脫的，五年計劃一旦歸於失敗，那麼一個邏輯的結果

，便要再採用新經濟政策；蘇俄的黨人要想一步登天，真是談何容易！不過我們知道，誇張是誇張，誣蔑是誣蔑，事實却依然是事實，誇張於事實無補，誣蔑於事實無傷；好，即使有所損益，那麼不是很容易對消了麼？我們研究蘇俄，最直接的目的，在了解她，認識她，換句話說，在求得她的真象。而不應當誇張她，誣蔑她，求得一個幻象，如果研究的結果，只得了一個幻象，那反不如沒有為愈。專為蘇俄宣傳的人，他的目的便在於造出幻象，其造成為幻象，固然毫不足怪，同時主觀底厭惡蘇俄的人，其所造者為幻象，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我不敢說我這篇東西，完全採用了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態度，絲毫沒有加入個人的成見，然而却是力求如此的。下面共分三節討論，首節討論五年計劃和新經濟政策的相互關係，次節說明蘇俄黨政半年來掙扎的情形，末節為結論。

(一)

俄國革命以後，決議了若干重要的政策，當中最基本的是「經濟的社會主義化」，什麼叫做經濟的社會主義化呢？我們看了他的原則，便可以知道，他的原則共有七條，錄在下面。

- (一) 使生產的基本原動力（如土地，礦產，工廠鐵道等）完全成社會化，為社會所公有。
  - (二) 組織並且指導一切生產的原動力，使生產能循着一個有系統的科學的計劃前進。
  - (三) 消滅私人的經營，使經濟的賸餘，完全歸國家社會所公有。
  - (四) 使全體壯健成年的人，必得對於生產方面，或其所應有的活動盡力，且有所貢獻。
  - (五) 使工人參與一切經濟生活的規劃。
  - (六) 凡對於社會生產盡力的人，國家給以衣，食，住，醫藥，教育，及娛樂等機會。
  - (七) 不許人類彼此掠奪或利用，並不許階級的存在。
- 俄國黨政大部分的力量，皆用來實現這些原則，不過

俄國的國運，遭了歐戰及內爭的摧殘，國民的經濟能力薄

弱已極；工業的出品，減到戰前的百分之二十；農業則降至戰前的百分之五十四；至於礦業，油產，簡直可以說是完全停頓，工人也大大的減少。只有戰前的百分之六十。實際工資落到百分之三十五，加之交通的破產。貨幣的毀滅，一九二一年的大旱災，造成他最近五十年來，空前的生產衰落時期。如果要使戰時共產主義繼續下去，立刻實現完全的經濟底社會主義化，那只有使共產黨失去政權，使共產主義死滅。當時例寧有鑒於此，為保障共產黨的政權，為救濟共產主義的惡運，乃取以退為進的手段，使蘇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宣布新經濟政策。其大要是：

- (一) 廢止向農民徵收穀物而課以一定的現物稅，農民納租之後，如有殘餘，得自由買賣於市場。因而有小規模的自由商業出現。
  - (二) 將一定的資源及事業，租給外國一定的財團或資本家，以謀俄國資源之開發，和急速的實行工業化，租借滿期之後，無條件底歸還蘇俄政府。
  - (三) 國有工業中之一部分貸給團體或私人經營。
- 像上面所說，俄國在一九二一年之初，經濟力衰弱到

那種程度，完全沒有實現社會主義所須要的條件。新經濟政策之實施，除去救濟共產黨當時的危機以外，更在於完備實現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條件，新經濟政策實施以來，由於上下的努力經營，竟於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間，使蘇俄恢復了戰前的經濟狀況。戰前的經濟健康既然恢復了，故蘇俄能做進一步的工作，圖謀整個的經濟大改造。因此，在去年三月以前，蘇俄的最高經濟會議（Supreme Economic Council）做成功一個工業的全盤大計劃，關於工業底發展，及原料的開採，均有極周密的規定，後來這個計劃，交給了中央經濟建設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乃將工業計劃與五年總計劃通貫，同時又採納了財政委員會的預算計劃再參加了商務委員會的內外貿易計劃遂組成了五年大計劃。五年計劃的大綱及內容，各雜誌報章，都有所發表，這裏免去重述。

新經濟政策實行以來，使蘇俄共黨政權穩固，經濟的健康恢復，更進一步，去施行五年計劃。若單從這一方面觀察，似乎新經濟政策為五年計劃的基礎，五年計劃建立在

問題的問題，我們也更不須來討論。不過事實並不是這般的簡單。五年計劃之所以產生，雖由於新經濟政策，為之先導，然而這不能作五年計劃和新經濟政策，沒有充實之理由。正和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不能不起衝突一樣，新經濟政策，不能不和五年計劃衝突。這種衝突是異常的激烈的。雖沒有不共戴天之仇，却有兩雄不並立之勢，如果五年計劃實行無阻了，那麼新經濟政策便歸於消滅反之，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形態，如果依然存在，那麼五年計劃便施行不通，本年度正是兩者決死戰的時期。誰勝誰負，目下還是一個不能絕對斷定的問題。所能知道的。只是大概的趨勢，和二者勝負所依存的主要條件罷了。下面我們說到第二節。

(二) —— 註一 ——

在去年十月一日那一天，全俄的報紙，用他們的前三版，大大慶祝蘇俄的「五年計劃。」（『The Five—Year Plan』俄文為 *Pyatiletka* 即五年的意思。）他們虔誠底慶祝牠的成功，以便使全俄成為天堂。這個計劃是否可以在人間建起天堂來，我們姑且不論，逕來看看實行起來是怎麼

樣罷下面先從農業的進展去觀察。

從一九二九年末尾看來，新經濟政策不久便要消滅，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積聚糧粟的方案，已在定期內完成，而且所集得的糧粟，其數量比預計的還要多些，這所以成爲可能，是因爲仿照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強迫政策，採用了極端嚴厲的手段。在規定的限度以外，一切的剩餘，必須以定價轉售給國營的消費合作社。不過，雖然拿武力去收集預定數量的穀物，却已收得成了，而且有許多言論，向來批評政府這種政策的，也因此停止了。黨內的右派分子，曾經對「執權派」下過這樣的警告，以爲只有和富農及中農妥協的政策，才能使必要的穀物，有實現的可能性。他們聲稱如果不准富農及其他農民將穀物送入市場，那麼他們一經反抗起來，是很不容易克服的，但是收集穀物的成功，表示富農和一般農民，都在武力下屈服了。

收集穀物的成功，是農業集合理化政策一個料想不到的回聲，一方面，表示應用高壓手段的可能性；同時，用法定價格收集剩餘穀物，使農民相信；以後個人再沒有到市場上賣穀的時機，結果，集合理化運動像野火。

(註一) 本節多從東西雜誌上節譯而成。讀者幸勿怪

其文體之特殊化。

一般蔓延起來了，黨部，政府，勞動組合，以及合作社的力量，完全拿去推進土地社會化的政策，以求及早實現。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這一部分的方案，已經完全實現了。許多重要的產穀地方，預計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天，完成集合理化的工作，烏克蘭平原及北高加索全部，亦將於本期內完成集合理化。據說這種進展的神速，是一年前的人們，連做夢都想不到的。而且就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像這樣土地社會化底進行，也似乎不可能，斯大林在這個時候，便不免大吹起法螺來，他說：現在已經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底時期了，真正社會主義底秩序已在建設着了。

克拉克，即是所謂「富農」，對於土地和生產手段底集合理化，極端的反對，並且想盡一切的方法，去攻擊蘇維埃政府，牛，羊，豕怕被拿進哥爾和斯，(Kolkhoz)裏面去，都殺掉了。克拉克並且引動許多農民，採同樣底行動。因爲他們皆覺得這樣一來，則家畜的屍肉，既可以吃食，又可以賣錢，豈不很好嗎？而把他們送到哥爾和斯去，却

什麼都得不到，克拉克不獨殺去了他們的牛，連馬也殺掉了。以爲總比被什麼集合農場拿去好些。既然許多的馬匹皆死去了，於是集合農場的經營，在大體上，不能不賴於拉曳機的力量，但是集合化的速度，來得異常之大，所以已有的拉曳機，便流於不敷應用，拉曳機進口的計劃已經興辦起來，拉曳機製造場，也在積極的建築。然而終於因爲價值的關係，要使進口的拉曳機可以敷用，簡直是不可

能的事體。工廠雖則在努力製造拉曳機，然而想立刻造出好多，足敷春耕的應用，也同樣底辦不到。從這些情形看來，民衆底殺馬，對於蘇俄農業，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至於牛的殺戮，亦使來年的肉食，很起恐慌。斯大林處此之下，又怎麼辦了呢？他宣佈從此以後，不再承認克拉克爲一個特殊階級了，去還擊克拉克，這個還擊也是很利害的。

我們知道，本來從新經濟政策實行以來，消滅富農便是很明顯底政策。在革命與內戰期間，大量財產底充公，即已開始，克拉克底土地，馬，穀種，牛，家禽，房屋，器具，都充公了。在已經宣布了完全集合化的地方，失去

所有權底克拉克，都被驅出了原住的地方。沒收的財產，是賣去了。賣掉所得的錢是怎麼用的呢？是拿去支付貧農的進入費的。他們都很願意經營集合農場。有好多少人，都以爲這種政策，會延長農村的階級鬥爭。使克拉克和「貝特匿克」愈加分化，後者即所謂「貧農」，在這個當兒，才受到利益的。

斯大林此刻一方面宣布消滅克拉克政策，同時申明新經濟政策的用途，既然完了，便應把牠拋開他說，新經濟政策的意義，只是暫時的退却；這退却期間，便是休養生息的期間；在這個時候，集中整個底力量，去再建真正社會主義底秩序。斯大林這樣一叫真是「堂上一呼，階前百諾！」好不景氣也。到處都高呼着這種言論，簡直把牠當做肅清新經濟政策的口號。莫斯科黨部，宣布新經濟政策要和克拉克一起結束。在莫斯科底新經濟政策入底店舖，一律封閉了。據說在二月末尾，莫斯科已經沒有一處私有的店舖了。飯館，金貨店，以及各種私營事業，都遭封閉。私商經營底食市（Food markets）在政策改變宣布之初，雖然沒有完全絕跡，此刻也都停歇了。



那些農民，慣把他們的生產物，拿到市場上去販賣，或者沿戶叫賣的，差不多不再有了。硬着頭皮，跑到市場去賣東西，不獨要受訓誡，有時還遭懲罰。離城不遠的婦女們，常到城裏面去叫賣牛乳，現在呢，如果看到這種事情，便要把她們的牛乳沒收。而且，她們如果固執地要私售自己的生產物，則村中其他的人，很容易把她們當作克拉克看待。歷來看慣成羣底鄉間小販子的人，對於目前的市面，都不免有生疎及奇異的感覺。「口糧制」剛實行的時候，人民政府的店舖或合作店舖裏面領飯，完全依靠着飯券（Ration Cards）失去了選舉權，因之也就失去飯券所有權的人，他們這時的境況，真是極端的困難了。

人民相互談論，呀，戰時共產主義底時期，是又君臨了。實際上，這個時候，和戰時共產主義相同的地方，的確是很多的，例如食物底分配，是極嚴格的。別種物品，只有加入消費合作社的人，才能得到，不然，是望不見的。工人的前衛，爲着幫助奪取克拉克的私有物品，逼到農村去搜辱；又因怕新經濟政策人（nepmen）吞吸政府稅收，所以對於城市，也大加檢查。

蘇俄對「華」在滿州軍事上得了勝利！鼓起了全國軍事底熱忱！蘇維埃報紙，在頭版上面，大談和資本主義列強戰爭底危險，是怎樣底迫近了。航空和化學戰品團體，因爲有了戰爭的恐慌，所以也徵收新會員，對調停巴黎協約底列強們來的通謀，蘇俄外交委員會用強硬的調子答覆，這件事，使在巴黎的戰爭空氣，轉爲濃厚。至於法國法庭，釋放了假造蘇俄交票的犯人，德國法庭，釋放假造蘇俄貨幣的犯人；在蘇俄看來皆是所謂資本主義的政府，如顯底敵視蘇維埃之故，古得頗夫（Kutepov）失蹤的激動和宗教問題的擾攘更弄得火上加油。一九三〇年的一二月間，無論俄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差不多個個張惶失措，怕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邊境，戰事即將爆發了。

在此戰事空氣中，事物的進展，更向着完全共產主義的方向進行，不獨私有營業告了結束，就是私設藥坊，亦遭禁止；私人經營藥品的末運都臨頭了，有些城市，如伊凡羅夫，法斯乃上斯克（Ivanovo—Voznessensk）那地方的勞動組合，通過了這樣的議案：反對私營藥品屍繼續進行；私營鑲牙也遭禁止，連私營的理髮鋪也要改成合作的「

獨立勞工組合。」在其他重要城市，因政府抽收重稅，使經營此項店舖者，亦有不得不改為合作社之趨勢。

蘇俄對待外僑，在這種時期，是怎麼樣呢？我們也有考察一下的必要，其對待華人，手段之辛辣，我們中國報章，多有詳載，這裏既難詳述，所以暫且略去。蘇俄對待列強的僑民，是怎樣的優待嗎？也是不然的。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末尾，有若干政治警察，侵入外人居留地辦公所；而且曾有若干居留人，因為犯了蘇俄的勞動法，遭受逮捕；彼逮捕的人中，有些是判處強迫勞動一年。我們曉得這種判決，很明顯的，實際上只想罰犯人一年的薪水罷了，他們却採取這種新花樣兒。所以蘇俄留給一般居留人的印象，是很惡劣的。

前此的工資和薪水，依照各人所任的職務不同，便有種種差異，這種原則，本來想他和基本原則新經濟政策互相關和，沒有抵觸，所以才這般的規定下來，現在既然要取消新經濟政策，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如果各人的工資薪水，仍照有差等的形態，繼續維持下去，乃是很大的矛盾。所以此刻對於這種不平等的現象，力謀消滅。

工人在工場裏面，有組織部分底公社的，也有組成全場底公社的，在這裏面，各人把所得的全數工資，混在一起，混合之後又怎麼辦呢？各處是並不一致的。有的地方，對於該公社內的勞動者，不問他的技術是怎麼樣，職守是怎麼樣，按照人數把工資再平均分配開來。有的並不把銀錢分散，只拿共有的財產，供給本公社內會員的物質需要，這種運動，在一九三〇年的開始，已播滿向蘇俄全土了。

一九三〇年的四兩個月，絕對意義的完全共產主義，似乎只是功虧一簣了，至少，這件事是靠不住的；就是說新經濟政策為蘇俄永久經濟制度的人，他們的錯誤是證明自了。新經濟政策，是不是共產黨的制度；共產黨對於新經濟政策，是是否永久的滿足，假如有人懷疑過這件事體，那麼這種懷疑，現在便得到解答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在現制度狀態之下，我們依然可以過着資產階級的生活，在蘇俄生存下去；新經濟政策人，如果有過這樣的幻夢，現在這種幻夢，便應該打破了。因為整個的新經濟政策人階級，已被掃除了。

誰會想到的呢？在向完全共產主義的進行中，起了這

樣的波瀾，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有若干人說，這種障礙，在別的國度裏面，是辦不到的；只有這樣的黨，具有極完整的紀律，而且對於國家，有絕對支配能力，才能辦得到，一切報紙雜誌，皆是黨的喉舌，命令一經變動，報紙跟着便換了聲調；加之黨和政府的各種組織，皆拿全力去推進新政策，所以政策變換，在極短期間，便實現了出來，因為太神速了的原故，弄得雖在事變之後，都教人不敢置信呢！若說這個波瀾的興起，並非全出於偶然，頗有蛛絲馬跡可尋，這也是不錯的，斯大林在他的「*Letter To the Sverdlovists*」裏面，表示他並沒承認完全廢除新經濟政策時期，已經成熟；他說有些同志，要消滅新經濟政策人，是很錯誤的，他以為肅清克拉克，只是完全集行化政策底一部分。因為這些言論，莫斯科黨部，一方面承認錯誤，同時撤消了若干決議案。在下面，我們便來看看究竟起了怎麼樣的波瀾，或者說看看來了如何的障礙。

斯大林有一篇論文，題為「成功中的錯誤」(Disasters from Success)具有極大的激動底性質，當牠被披露的時候，雖然一切的現實，並沒有什麼變動，然而人民却覺得廣漠的惡運，都將永消瓦解，不足顧慮了。在這篇東西裏面，斯大林論述集行化運動廣大底成功，他說，蘇俄農民所有物的百分之五十，已經集行化了，這是很值得我們高興的事體，但是在成功之中，曾犯了什麼錯誤沒有？不獨有，而且犯了若干很大的錯誤；一般農民，平常本來和克拉克不打什麼交關的，現在因為遭受壓迫，竟和克拉克攜手了，即使有許多農民，目下還沒有和富農攜手，他們也只覺得蘇維埃的武裝士卒，異常可怕而已，因為他們所受的恐嚇，實在是太厲害了。有許多農民，因為不肯加入「哥爾和斯」，便受種種的威脅如不准他們使用灌田的水等等。斯大林警告黨員們，說像這樣強迫施行的集行化，是非停止不可的。他說，只見到了目前一些成功，便歡天喜地的大呼着，「我們能幹一切！」是非常錯誤。

斯大林對於同時消滅中農(Ceredniki)的政策，特別加以反對。他說，有許多中農的財產，像富農底一樣，被拿去充公了。又有許多中農，因為不肯加入哥爾和斯，選舉權被剝奪了，和選舉權連帶着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由此看來，集行化的施行，大抵按着行政者的意思辦理，至於

一般民衆的意思呢，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種錯誤，在黨內已成了一致的傾向，然而不問怎樣也好，錯誤却是必須改正的。

斯大林更說道：在農民對於集合化事業，經驗還很缺乏的時候，便強迫他們去組織公社，(Commune)是沒有道理的事情，在公社裏面，房屋，花園，牛，豬以及他種食物都是社會化的；但是把土地，器具，馬，生奶的母牛，通同集合化起來，却是更重要的事體。後述這幾項事體，在勞工組合裏面，都是可以辦得到的；我們可以拿這些作哥爾和斯的榜樣。公社的組織，固然是應當鼓勵的，但是我們對於哥爾和斯的組織，却是更當鼓勵的。在生產大量穀米的地方，集合化尤爲重要；在那些地方，採用大農耕作的方法，可以收到很大的利益。在很落後的區域，如土耳其斯坦，集合化的施行，是不很須要的，在製乳的北露西亞，也是一樣。

斯太林的論文，在國內喚起了很大的激動，有些村落的農民說：他們對於這篇東西的感覺，好像他們底祖先，對於解放農奴底布告，所起的感覺一樣。有許多地方的報

告，說那裏竟有人花十五個盧布，購買一張登載這篇論文的報紙。雖然這篇東西，在各大報紙上都有登載，然而竟有一處，農民因爲急於得到批覽，把賣報的棚子都拉倒了。

根據斯太林的論文，共產黨中央黨務會議，議決了若干議決案。這些議案底立場，和斯大林所取的立場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說得更加明白，並且從斯大林所說的話上，再推演下去。照黨部的決議，加入哥爾和斯這件事，現在是隨人自便的。關於對待中農，和待遇富農一樣的事體，立刻停止進行了，和從前一樣，准許農民把生產物拿進市場，自由販賣；不過所謂貿易自由，也並非完全沒有限制的。雞子，牛乳，水果，蔬菜等，自由販賣是可以的，至於穀米，却是不准許的。從前時常違背民意去封閉教堂，有時竟先造成一張封閉教堂的請願書，強迫民衆在後面簽字，這些事體，目下都停止進行了。

在農村裏面，也可以說是全國裏面，用怎樣的情感去接受這種新政策呢？據說他們好像在狂喜之後，才又恢復過感覺來一般。其怎樣的歡迎，可以不必多說了。黨內最

激進的分子，認左傾政策，根本是很合理的，正在努力實現之際，忽然遭了這樣的挫折，不免感到失望和混亂。那理是右派？那裏是左派？所為真正底「黨底一致」，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呢？這些問題，都在侵襲着他們。總算是很好了，在很短期間，黨又依着新加正訂的「一致」，振起精神來努力。改正錯誤，和預備「耕種戰」變成了各種努力的目標，「耕種戰」的預備，對於蘇俄是極為重要的，不過，在這個時候，各人心裏皆起了這樣的疑問：「右派勝利了嗎？」有些人則以為李可夫(Rykov)布哈林(Bukharine)又將得勢了。新經濟政策，一度會宣佈肅清的，現在是否要再現呢？個個人都要奇異的。像鬼使神推一般。農村底小販子，又在市場上出現了。他們對於物品的索價，比在絕跡以前，總要貴上一些。可是另一方面，新經濟政策人的店舖，並沒有重開起來；多數的新經濟政策人，還留在西比利亞等地方，他們的財產充公了，他們的致命傷已經無可挽回現在政策變幻，對於他們的救濟，已經太遲了。

是從前曾經一廂宣布過：蘇聯農民底財產有百分之五十七，是已經集合化了，但是後來在叫做「答爾哥爾和斯志同們」的第二次論文中，斯大林這樣的推測着：即在準許農民們，自由加入集合農場，自由脫離集合農場之後，集合化的數字，也還有百分之四十。何況對於農民們給了這樣的優待，很可保全治安呢？但是斯大林所說的百分之四十，只就產穀地方而言，這些地方，和全國比較起來，是百分數最大的區域。有些地方，集合化的數字，曾經到過百分之九十的，現在竟降到百分之五了。更有些區域，哥爾和斯的組織，簡直完全消滅了。在斯大林第二次論文發表不久之後，真理報(D Pravda)對於這件事，也有一個推測。他說，在那個時候，集合起來的農民財物，只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罷了。

因為加入集合農場可以自由，便有大批農民退出來，這誠是不景氣的現象。為救濟這種衰病，於是又費很大的力量，勸誘農民加入集合農場，照現在的規律，如果他們肯進哥爾和司，那末，未付的罰金，可以免付，未償的債務，可以免償，並且免收兩年的租稅。因為用了這些方法

，才有一些農民，被牽引回去。據報告所稱，沒有加入集合農場底個別農民耕種的狀態，極爲騷亂。要想改良這種狀態，是非有良好的訓練，無以爲功的。

經了一度底混亂，直到四月之稍，事物進展的方向，才明顯起來，蘇俄中央行政會議，發出了好幾道命令，他的目的，便在於糾正各種偏枉。各種偏枉之由來，多數是因爲剝奪選舉權的原故，同時因爲政策既然變換了，所以對於留居底外人，很表示好感，以求消除從前所給與他們底不良的印象。然而無論如何，斯大林個人底重要論述，中央黨部和中央行政會議的決議案，與其說他對於從前的行動步驟，有什麼變更，不如說他是在穩定的狀態中。至於說這些言論和決議，違反了五年計劃，反叛了根本政策，更屬不可的。爲什麼呢？因爲從黨部裏面，傳出下面的消息來，叫人們到處留意，勿使右派份子，乘機得到勢力，並且這些消息，都在報上登載過的，斯大林終於是不左不右的人物，脫羅斯基(L. Trotsky)在他最近的自傳裏說斯大林是極圓滑善變有富有實行精神的政客，這話是完全不錯的。曾有一種謠言，說斯大林將要下台了，快從支配的地位跌落下去了。這話的不真確，已有若干事實證明

；反之，斯大林對於共產黨，有指揮如意的傾向，倒一天天明顯起來了。至於他所努力經營的「黨的一致」主義，也許有實現的可能。目今具有較大底危險性的，是右派還是左派呢？斯大林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說右派是更危險的。他說左派所犯底錯誤，危險性在什麼地方呢？只是左派會因此得利罷了。還有表示得最明顯的，就是斯大林等把消滅克拉克底政策，一再宣布。至於斯大林信賴農業集美化政策，而且致力於這種政策的實現，據說是沒有人懷疑的事情。就是個別底農民，也不會希望着物品私有，土地私營的制度，會長久繼續下去呢！

斯大林對於農業集化化的進行，這次如此如此的變換政策，最大的目的，便在於減少農民的反抗保全社會的安甯；新政策施行以後，中農多半脫離了反抗政府的戰線，使富農成了四顧少援的孤軍，所謂減少反抗的目的，可以說圓滿達到了。至於保障社會安甯，有沒有照樣底實現呢？這也有事實告訴我們了。自然，如果沒有這次政策底變動，反抗政府的勢力，便不會減少，社會的治安，將更難保障，甚至於斯大林一派底政權都會衰落；然而即在反抗勢力縮小之後，社會的治安，也沒有完全確保的。我們

且讓事實去證明：

在歐俄方面，雖然沒有起過農民暴動，但是富農們對於黨人的暗殺，却是有所發現的。在亞俄方面，則西比利亞沿海省，五月中農民反抗政府，發生暴動，暴動的原因，據申報所載，是因為該省農民與小地主均於每年收穫後，略有贏餘，但是蘇俄法律規定，不准人民有固定的土地，所以他們每年輪流調換耕種同幅員之土地，以表示遵守法律、今年蘇俄政府，將這種辦法取消了，欲將中小農的土地，化爲公田，所以農民遂起反抗。暴動起來之後，斯大林遂命令地方當局，採取溫和的手段，對付農民，俄政府並且派員往沿海省向亂民宣慰，允許豁免他們經濟上的負擔，才得平息。

說到這裏，我們且把農業集合化進行的討論，告一結束，開始去研究工業方面的進展：

蘇俄工業方面的進展，可以說是非常順利的，因為工業的生產集中，所以容易支配，容易努力，也更容易收效。五年計劃中若干工業方面的方案，有的按期完成，有的先期完成，而到期不成的却很少。工業進展的順利，對於

蘇俄的前途，是很爲重要的，但他對於目前蘇俄問題的解決，却很少決定的性質；也就是他對於本年新經濟政策的存亡問題，不能作有力的支配者。解決這個問題的惟一底權威，是農業方面之進展。爲什麼呢？因爲糧粟是生存的首要條件，而在蘇俄却又最感迫切的。一旦年歲不稔，飢饉迫來，任你工業計劃進行得如何圓美，是決難把新經濟政策肅清的；不獨不能把牠肅清，而且非把他恢復起來不可！既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工業進展的實際情況，不多贅述。

此外，五年計劃中其他計劃，如房屋底建築，交通，對外貿易等，他的進展狀況，即便研究起來，所能給與我們解決問題的指示，也是很爲模糊的，所以爲避免繁冗起見，不加申述。

蘇俄的外交問題，對於新經濟政策的存亡，乃至於此外一切事件，都能給以絕大的影響，假若蘇俄和其他列強開戰，那末事情會變成怎麼樣了呢？是我們所不能想得出來的。又如今日列強，給蘇俄以極大的幫助，那麼蘇俄當然很容易發展了。——不過我們知道，事實上，前日，乃

至於最近幾年內，蘇俄似乎沒有和列強開戰的傾向；在另一方面，列強也更無幫助蘇俄的可能，所以這兩個假設，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因之蘇俄的外交，對於新經濟政策的存亡，其決定力亦是很小的。

### (三)

新經濟政策底主要形態，現在已經消滅了，他的再現底象徵，也是異常微弱的。從大體上看來，私營商業，因為國營商業和合作制度底競爭，早到了氣息奄奄的地步；至於一九三〇年一二兩月的事件，簡直是新經濟政策底催命鬼，他只能使新經濟政策更快底消滅。然而，這表示新經濟政策的消滅，便在目前了嗎？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爲什麼呢？因爲照我們前面的分析，知道蘇俄工業的發展，對於本年新經濟政策的存亡問題，沒有很大的解決權威，外交的進行，對此問題的關係也極小；執掌新經濟政策底生死簿子的，是蘇俄的農事；要看本年的收成怎麼樣，才能知道他的命運如何，如果收穫不豐，那末，很明白的，新經濟政策，或者和他類似地政策，有重新建樹底可能；如果收成平庸，新經濟政策雖不免于消滅，但總要延

宕一下子的，沒使收成良好，那麼新經濟政策底殘跡，便要很快底絕滅了。

蘇俄本年底收穫將爲：「平庸歉」？「良好歉」？「不豐歉」？目下還不敢絕對底斷定，不過大體上是可以把握的。就是蘇俄本年底收穫，只能走上「平庸」和「不豐」兩途，而絕難希望其「良美」了。何以故？因爲收穫的良美與否，並不是突乎其來的事情，是經過時間底磨練的。在這些經過的期間內，（從耕種到收穫的時日）我們可以從事於認識；不須要等到收穫以後，我們才知道收成的良否，即在收穫之前，我們即可以判定收成大概底優劣了。

在今年的春種之前，蘇俄失去了大量底耕種的馬匹，拉曳機又不足用，我們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蘇俄集合農場底經營春耕，器具——拉曳力——且非常的缺乏，自然更談不到「利」了。若想善其事，豈不是難上加難嗎？毫無疑問的，蘇俄本年的「耕種戰」，是沒有得到十分底勝利。沒有不完美，其所能結與生活的影響是怎麼樣，似乎誰都沒有疑問罷。

單看耕種時的情形怎麼樣，是很難斷定收成的良否的



，還要看禾苗成長時所遇的天時，氣候，災害怎麼樣；晴雨，的無度，寒暖的失調，暴風的吹捲烟霧的迷鎖，螟蝗的損傷，在在都是危害，足以減損最後的收穫，時至今日蘇俄在田的禾苗，雖沒有遇到特異的災害，然而所遭的氣候天時，却是很不美滿的。蘇俄的「春耕戰」既遭挫折，在田苗又受打擊，將來的收穫，不會成爲良美，是可以斷定的了。

由此看來，新經濟政策，還要延宕下去，不能立刻消滅，已變爲必然可能的事實了。若果在收穫以前，蘇俄在田的禾苗，再受一些損傷，使平庸的收穫都保不住，那末我們只好拭目以待新經濟政策的復興，或和他類似底政策出現。

上海 江灣勞動大學顧保廉作九月三日



## 蘇俄人民之言論出版自由

(美國 R. N. Baldwin 著)  
孫亮譯述

獨裁政府所實行的種種獨裁制，應以遏制報紙和各種出版物的一方面為最關重要。國家政治局的變幻無常的偵查活動，其影響雖然已是很大，可是這種言論的遏制的影響則更要高過牠們多多，因為是：他並不是涉及那小部分積極從事活動的反對者，而是以全俄的人民為對象的。

蘇維埃憲法保證工人有「有絕對的言論自由」其方法是：宣告「絕對禁止資本家之出版自由：把報紙，書籍，散文，和其他刊物的發行所需的技術上的與物質上的一切原料和機器均移歸工農所有。」

這是一個保證，是為工農們的利益遏制出版自由的保證，而不是為出版自由的保證。史達林，因為要答覆由參與那次「十週年紀念」的幾個外國代表所提出的詢問，把共產黨對於這件事的見解簡單地這樣陳說：

「在蘇聯沒有資產階級出版自由的存在。……在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像蘇聯的給予無產階級這樣至齊至備的出版自由的。」

但是在實行上，這個原則不知要打多少的折扣，政府對於一切印刷的東西無不大加以檢查，不只要轄制資產階級的反對，而且是要制止一切與共產黨政綱不能符合的趨勢。祇能依這個統治黨的解釋，說這一切都是為「革命」的利益，出版自由才能存在的。現在檢查的辦法真是完備的，比在任何其他獨裁政府之下所能成就的，更勝一籌。他的確是比在沙皇治下所採用的制度為賅括多。

檢查機關是一九二二年組織的，不過在頭幾年檢查得不算十分嚴厲罷了。直到今日在形式上大體還沒有什麼改變。牠不但檢查所有關於新聞和社評的文字，即所有的文學作品，所有的關於科學的著作，以及戲院，電影院，和無線電，也均在被檢查之列。

共產黨們怎樣辯白呢？他們說有兩個理由；因爲是要保護獨裁政府免受反革命勢力的暗擊，並且因爲是要盡量發展共產黨的政綱和一種工人階級的文化，脫離資產階級思想在文學上，藝術上，和社會科學上的影響。本來不是說因爲抵禦反革命的需要才採行這個制度的嗎，但是誰知這個檢查的普通權限竟一擴而爲：保證那不受限制的人去實現大聯邦的社會主義的改建。這種的正面的功能是世界上的檢查制所沒有的，因爲旁的檢查制僅以維持現狀——或以前的狀況——爲標準，此外則別無所事了。統治黨的這樣的一個轉制到底還容許多少「批評的功能 Functions Of Criticism」得有運用的機會，或者是反過來說，他到底阻止創設的藝術或科學的思想到了個什麼程度，要得到這個問題的解答，則請一看這個檢查制度的組織和内幕了。

布爾塞維克們對於「出版自由」所懷有的態度是十分公開的。對於所有的事實，和他們以爲辯白的論據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根據，却能使入諒解和同意。

杜洛茨基的少數反對派是吃過檢查機關的苦頭來的，

但是就是他，也這樣講，對一九二七年的美國勞工代表團講：

「誰都有在天上飛行之權，但是假如沒有一架飛機，就很難行使這個權利。……美國工人階級的出版自由，是什麼呢？就是花兩個銅元買一張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們辦的，專顧資本家們的利益的新聞紙的權利。……我們業已奪了資產階級的印刷機械，所需要的紙張，和造紙工廠。……所以我們業已從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政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我們知道這種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政府，是給人民以飛行權，而同時却不讓他有飛機的。」

祇要一日俄國的獨裁不死——這個對於印刷品普遍的黨查也，必一日仍舊保留牠的原有的要素，不過是：共產黨政綱的一部分的成就是可以隨時教他改用較寬鬆的政策。其實在文學，科學和藝術的範圍裏，早就應該改變這種檢查的政策，因爲在這幾方面不但政治的壓力很小，而且強行的一致是更受反抗的。

……  
這轉制的系統在實際上是由政府的五個機關負責：

第一個而且是管轄範圍最廣的便是檢查局 *Glavit* 隸屬於各共和國的教育部之下；

第二個是外務署 *Foreign Office*，牠管轄關於外交上的外國新聞上評論的事宜，以及在俄的外國訪員；

第三個是國家電報新聞機關，牠對於一切由外國送進來的以及在大聯邦之內的新聞，握有專權；

第四個是國家政治局，牠在檢查局的最高機關也有代表，但是此外牠還有他種非常廣擴的權限，就是：逮捕犯法的和獨犯章程的人民，並且當某項印刷品在經正式的檢查之後已認為有害公益時，將此項印刷品沒收；

和那第五個，即在各共和國設立專管戲劇的，音樂的，和影片的出品的特別委員會。

此外，還有郵政局也會幫着行使檢查權，就是牠對於應隸歸檢查局和國家政治局管轄的郵件也爲了牠的方便代  
行檢查；對於外來的違禁品或則沒收，或則退回原寄。在各郵局檢查郵件的地方，都備置被禁的書籍與雜誌之名單。入口的「第一種郵件」*First Classmail* 也得被檢查，雖然政府機關並沒有承認這件事。信件經檢查之後是不蓋什

麼政府機關的檢查印章的，像好多國家在戰爭時一樣地辦。信件被拆，然後被查，再送出去的，祇有一小部分，至於爲什麼挑某一封信來檢查，就是說檢查的選擇標準是怎

樣的，這很好答，他們是看這郵件是從那裏寄的，跟收信的人是誰。檢查沒有，很容易辨認，拆了重封是逃不過人眼的。出俄的郵件大都受檢查。我自己有一個經驗，而且這個經驗是別人證實的，就是每接四封信總有一封信的樣子是被人拆過的。據我所知，別人寫來給我的信沒有一封是沒有遞到我手的。同時我寄出俄國的信函也沒有一封是沒有寄到的。

郵政局對於反蘇維埃或反共產黨的書籍，散文，和定期刊物——包括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與平和主義 *Pacifist* 的出版物——的處置方法有兩個；或者是毀壞牠們，或者是退回原寄。

由郵進俄的外國報紙是由郵政局依照檢查局和外務署所定下的規則檢查。在郵政局置有公正的與反對的報紙名單，俾能隨時參考。並且那些敵人的報紙都概予毀壞。在疆境地方來的報紙是常常受檢查的，不過祇要沒有反對的

材料，也就都讓他們通過。郵政局幹的這件事情實在是件累費的事，而且還有一樣，就是結果使在外國入俄的報紙和雜誌都不能按時達到。在俄國定閱已經政府許可的外國報紙不能希望按時達到。有些報紙等送來的時候邊上都顯有損壞或污跡；有時一大批同時地到。

我們講一段小故事罷。在黑海旁的一個海口有一個檢查員把許多寄給僑居該地的美國人的美國報扣了好幾個星期。後來這些美國人去見他，他便問他們先要什麼報。他們說要星期六晚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 同時還問他何以要扣留這些東西。「你們要這種破東西幹麼！」他回問着，這不是麼嗎？」這倒是檢查員的新鮮事。但是從此之後，他們能夠接到他們的報紙了。

管理出版及印刷機關的法律是很嚴厲的。未得許可不得擅自開用印刷機，即油印機也不成。未得檢查局辦事房裏的一位檢查員正式的許可，印刷者不得排任何成稿的版。未得檢查員的許可，又不得修改原稿——著作者們普通的一個珍貴的特權。私人辦的出版機關經常在嚴厲的監查

之下。這些法規適用於大聯合各處的印刷事業，祇有為共產黨，和政府的立法與行政機關為了公事所為的任何印刷是不適用這些規條的。連國家出版局也受檢查機關的轄制。

檢查的整個制度並沒有任何的明定的規章，作為檢查的根據，所以著作者們和出版機關除掉大概地知道一點，是不敢斷定什麼是違禁品的。黨的決議與政府中的高級官員的命令定奪牠的政策，不過這政策乃是易變的。牠的大概情形自然是老沒有什麼大更改，不過在辦事上這檢查機關也有相當的定奪權。

整個制度的形成是着眼於管理一切報紙，出版物，和書籍方面，在發揚黨的政綱方面，和增進政府的宣傳方面，謀得全聯邦中的政策的統一。在各共和國間大概的一致怎樣得到呢？就是由於以下二者；各檢查局盡歸共產黨統領；莫斯科遣派國家政治局和陸軍部的代表做各共和國檢查機關的常務委員在裏邊活動。國家政治局的特派員注意一切反蘇與反共的趨勢，陸軍部的特派員注意軍事的防衛和軍事秘密的揭示。每個檢查局就好比是隸屬於各地方的

教育委員(Commissar of Education)之下的小委員會，內中有個總辦主持全部。

檢查局的真轄制在事實上是聯邦的，而不是地方的，雖然在特別有關當地情形的事項，牠們也有相當的自治權。每個大的政治下屬機關總有一個檢查局的代表，司理當地的印刷業以及城中的報紙和定期刊物的管轄事宜。就在俄國一國，差不多已有三百個公家僱員，其中的二百個是離開莫斯科的中央辦事處往他地去服務的。這些幹檢查工作的僱員是就報紙，書籍，定期刊物，電影院，無線電，和戲院的分類分組工作的。

在不是共產黨主編的新聞報館裏，有時有一位檢查機關派來的專員經常地坐在那裏審閱一切候排的新聞稿。當指導員是沒有經驗的或是對於新聞的刊載方面已有人發出怨言的時候，這種的方法倒也常用。大多數的報紙是沒有檢查員的阻止很便當地就拿去付印了，原因是幾乎所有的報紙全是共產黨的機關報；不過牠們都被留心地看着，且當他們刊印與政府的政策顯有不合的題目，或評論時，牠們便得到檢查機關的警告。牠們(即共產黨主編的報)關

於外國新聞的刊登和對於這些新聞的評論，外務署都很是注意。比方罷，有人告訴我，說蘇維埃的報紙不准作那些正在與俄國恢復邦交的國家的元首或領袖的諷刺畫。怪不得蘇維埃的報紙滿了英國外交總長張伯倫的漫畫，而對於興登堡Hindenberg——波斯的沙Shah(皇帝)或阿富汗的愛爾爾Emir沒有這類放任的舉動。

雖然為謀實行的一致已有許多的預防，但是檢查局在各共和國都頗不相同。莫斯科之外，這種的轄制比較寬鬆起來。其實嚴厲實鬆也大有賴於各地方的檢查總辦的見解和成見之如何。

大體地講，檢查機關不通過以下的種種情形；反應到一個資產階級的觀點上的；這間接攻擊無產階級獨裁的思想的；對於共產黨的政府作苛評的；提議黨或政府原有之外的政策的；反馬克斯的；正與政府對於宗教，種族的和少數的自由，或國際關係上的政策反背的。平和主義的或反軍政主義的材料一概通不過牠的鐵腕——祇有號召力很大的已經成為名著的像托爾斯泰Tolstoy的那種作品還能享受特權——無論什麼蔑視或譏諷共產主義或其產黨的小說

或詩詞，也都別來夢想印行問世。

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布哈林曾關於檢查的政策，說過一番話：

「我們覺得所有的理想派的小著，理想派的哲學，宗教性質的書籍，等等種種，若都讓牠們散佈民間，真不是好事情，這個樣子，我們實在受不了。我們是這個樣子，就是從有史以來，直至今日，人類所創設的大批的「意識形態的」Idealistic 珍寶當中，揀出一樣最珍貴的做我們的科學理論，而這揀出來的就是唯物主義，馬克斯主義。既有了這樣的工具和這般高貴的武器。我們可以勇往直前地去攻打外來的影響和意識形態。在我們的國度裏，要想反對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的，不像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美國那個樣子。在我們的國度裏無論那個人若是起來反對達爾文主義，他定必被請到監裏去。

「我們相信；在一個統一的領袖機關對於無產階級還是需要的時期內，我們必得及早剷除一切破壞並毒害工人階級的原素。我們以馬克斯主義，即這無產

階級意識形態，做我們的台柱。我們拿馬克斯主義做我們的國家理論，我們在所有的學校和大學裏，教授牠。人家說我們是「偏頗一面」，我們一點也不覺得是可恥。我們的偏頗一面是包含對於無產階級的鬥爭的忠誠，和對於資產階級的影響的敵視的。」

大概檢查書籍比檢查別種的出版物更緊一點，因為對於那般政治和經濟的觀點非常分歧的著作家——他們的材料有好多是不能和蘇維埃的政綱符合的——政府有經常地加以監視的必要。所以要著書，選材方面是必得萬分小心的。凡是一點社會價值的材料總得是根據這普通的馬克斯概念。因此，遍俄的書籍的出版和批發幾乎是完全由政府一手把持住的。國家出版機關出的書真叫多——所出的書有在沙皇政府時代的十倍，每版印的數目也數倍於往昔。牠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出版機關了。私人經辦的出版機關倒也有——不過是要很費力去維持。到處都有書舖，並且便宜的書籍，越來越多了。私人開辦的書舖比較少，並且都要有執照，同時還受政府的慎重其事地管轄。

除非著者是個共產黨或是個活動的同情者，他著一本書要經過以下的步驟。第一，他預備寫稿時，必得洞悉同時並且要注意：檢查者的政策是怎樣的，他寫的時候，刻刻要想着檢查者。等他的作品脫稿，他要不是去找個出版的地方——一個國家出版機關，或是那寥寥無幾的幾間私人辦的書局——就是先到檢查處呈交檢查。要想出版，非得走這兩步不可。

稿子拿到檢查機關，就該等着了——有時要等幾個月，因為公事過忙——等着回信，回信是什麼呢？或者是乾脆不准他出，要不然就是「照准」，再不是就是讓他把稿子更改幾個地方。得到最後的許可之後，他便去請教書局。從此以後，不得擅自更改，一個字也不許改。印好之後，出版者將一本送到檢查處——然後又是等。准許發行的命令至終到了，於是這本書才能到各書舖裏來。

雖然不常，但是也有這種的事情，就是到了這個地步，國家政治局也還會夾進來倒麻煩，把全版沒收。那次葛羅斯特盧達書局 Golos Truda——在莫斯科的那間「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Anar Chist-Syndicalist 書局——

印的兩本書，一本是工團主義者需要的是什麼 *Whath Syndicalists Want* 還有一本是紀念已故寧 *In Memory of Bukharin*——就是這個樣子被扣的。自然書局還又具大的損失——自然一點賠償都沒有；至於爲什麼經過檢查機關之許可後還要被沒收，這是不來給你解釋的。須知國家政治局對於有關反革命，因而有妨公安的事務無政府主義思想包括在內——是有最高的權威的？所以沒有解釋的必要。

蘇維埃政府對於一切有組織的反動既是採取嚴厲的策略，而他竟許無政府主義者們出版些書籍，同時還許他們在莫斯科的一條大路上那國立大學的對面設立一間書局，這真是有點妙。可是祇有這一間。推想起來，這定必是因爲他離中央政府很近很近，不怕他會作出什麼怪來，有人說是；政府所肯留着這間書局而不去封閉牠的原故便是因爲想證明牠是容納無政府主義者的，可有一樣這祇是平常人講的，共產黨們並沒有這樣講。國家政治局却對於這個書局非常之小心，不給牠成爲組織反抗勢力的中心而爲已患，所以隔不久就放逐牠的經理。但是放逐雖放逐，挺身出來作經理的還是前仆後斷；這個書局就這個樣子奮鬥下



去，受貧困與種種障礙的包圍。

有一個繙宗教書的譯者——雖然他也逐譯別的書——會將他在列寧格勒和檢查員搗的一次麻煩告訴了我。一本關於阿柏拉德 Abelard 的書通過去了，因為阿氏是反對他當代的宗教最烈的叛徒，誰都知道。但是檢查員不懂文學，當這位譯者將丹第 Dante 著作的譯文呈交就審的時候，他倒擊譯者當做著者了。對於他的詞意深奧曲折的譯文，檢查員儘給揭麻煩；因為檢查員所歡迎的是一般工農們可以念得懂的書籍。心裏學甚至也視為危險品，原因是他並沒有馬克斯主義的色彩。

繙譯外國書也適用關於俄文稿件的規條。我在莫斯科聽到一件事，這件事恰是很好玩的一個實例。有一個青年人逐譯了衛爾斯著的維廉克利守之世界 H. G. Wells' The World of William Clissold 一書，我們知道在這本書裏，有些地方是攻擊馬克斯主義的。他找到出版的地方了，但是不幸檢查員不予許可，於是他回去把這部書裏攻擊馬克斯的部分重新寫一寫，他把那點攻擊得最厲害的地方刪去，並將其餘的一些反對的地方改為贊成馬克斯的。這樣一

改，衛爾斯讓檢查員通過了。

在俄國，那些非共產黨員的智識階級覺得他們自己在心靈方面都大受監禁，這是毫無問題的。轉制他們在政治一方的原因清楚得很，無庸贅述；但是效果倒是頗堪注目，就是他們剩下一種範圍極窄的文學，內中儘是些宣傳性的名詞了。一九二七年，俄國的一般著作家匿名他把他們的苦衷控告於西方的著作家，這一篇訴詞是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俄國文人的情形的。這一篇文章在歐洲的報紙上都曾登載過。我們看看：

「我們申訴到你們面前，世界上的著作家們。怎麼你們對於人類的心靈和精神均有透澈的觀察，而對於我們這些俄國人——自由言論已是完全被壓制下去的俄國人——就一點也沒有理會，你們乃是受一些大明智們的言行所培養起來的，在這些大明哲當中，有些是我們的同種。怎麼，怎麼一個大國的文學眼瞧着要遭人的毒手，你們却還不出來說幾句話呢？」

「唯心主義本是俄國文學的特點，但是現在視為犯罪了。在公共圖書館裏我們那些有唯心主義的趨勢的

名著業已不見蹤跡。那些反唯物主義的歷史家和哲學家的大著也遭受同樣的惡運。有唯心主義嫌疑的現代作家沒有看見他們的著作印出來的機會。他們是視為當今社會秩序的仇敵，和毀壞者，他們是從各種的職業被辭退出來，且是被人奪去他們謀生的工具的。」

共產黨們常共同選定些應予鼓勵和扶助的著作家。因為共產黨堅持要發展一種無產階級的文學的緣故，所以在選擇方面，只限於共產黨員，工廠當中的著作家，和那些在原則上業已接納這個革命的知識階級。但是在一九二六年共產黨第十三屆會議裏，本來給予無產階級的那種特別「偏向」業已一變而為容納較自由的競爭了。因為在事實上黨的決議是決定政府之政策的緣故，現在特將那幾段重要的援引下來：

「對於表同情的非共產黨員作家」，我們要採用的普通政策應該是屬於一種機智的並且是慎重的關係，那就是：能設定最適於促使他們接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那種環境的步驟。……

「本黨更應反對一切趨於建立一種完全困在一處的

無產階級文學的舉動。……共產主義的批評應該驅除那種文字的拘束。非根據思想的優劣，批評是設有深刻的教育意義的。」

「本黨應該表示：牠是贊成文學上各集團與各趨向間的自由競爭的。除此之外，無論什麼旁的解決方法都不過是一個政府的官僚政治的虛偽裁決」罷了。在一方面固然是在物質和道德上竭力贊助無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農民的」文學，可是本黨決不能把專權交予某特定的集團，就是無產階級也不行；因為如果這樣做，沒有別的，就是等於無產階級的文學，災難臨身了。」

「本黨對於那些在文字事務上無權地自薦的關於行政方面的干涉，應採用各種方法去剷除牠們的根源。本黨對於那些掌理出版事宜的職官的人選，應該非常的小心，以冀我們的文學能夠得到一個實在是適當的，有用的，並且是機智的指導。」

非共產黨的著作家們在釋評這個使轉制寬鬆一些的趨勢時、表示不信無論什麼轉制會有什麼好處的。在他們的

最出名的一些當中有一個說道：

無產階級的獨裁的實力是不夠在文化方面得到成就的

。】

在俄國，新聞的檢查例歸外務署管理。牠的職務就是爲以下的兩個月的監視所有入俄及出俄的新聞：一，管轄俄國報紙對於外交的新聞與評論的記載；和二，管轄僑俄的外國訪員，保證他們對於俄國新聞爲公評的記述（管理入俄出俄的電訊的國家電報機關也是在這外務署統治之下

管轄外國訪員的方法有二：一，給他們入俄境的許可時的一番審查，二，對於他在發出去的電訊，實行查驗。郵寄的通訊是不受檢驗的，那末要曉得他們的內容怎樣，唯一的方法就是看看外國報，訪員進俄要經過嚴格的審驗。敵系報紙派來的訪員是不准入境的，那些如果無偏無倚的報社派訪員來俄，則亦可以照准，怎麼就是一個敵系的報紙呢？那就是政府認爲有系統地評述蘇俄的情形的報紙。布爾塞維克們並不反對批評，並且對於那些登載敵系的新聞通訊——祇要不偏於一方，布爾塞維克的一面也照登載上去——的外國刊物，竟以友誼的態度相待。比方紐

約泰晤士報 New York Times，牠總不能是俄國的朋友，可是自革命以來，牠在莫斯科就駐派着一位訪員，但是芝加哥公報 Chicago Tribune 和倫敦泰晤士報 London Times 則至今還沒有得到駐員的許可。像後兩種報是明白地反對蘇俄的，但是照外務署的意思，則假如牠們在三個月至六個月的期限內，能夠表示以誠意對待俄國的新聞，牠們還是可以派訪員到俄國來，那個時候，俄國一定批准牠們的請求的。英國報，不像美國和德國報，在俄國統共並沒有幾個訪員，當我那一趟在一九二七年訪俄的時候，英國訪員祇有一人。據說他們不情願派訪員到俄國，祇因爲俄國的檢查制太兇。別的則因態度的不善，想派而不能。唯有美德二國新聞社和大報館的駐俄訪員最多。

凡是宣傳社會主義的報紙都沒有派訪員到俄國去的機會，原因是：從過去的歷史看起來，牠們沒有一個不反對蘇俄的。在十週年紀念，外國勞工代表們曾提出一個詢問，史達林在作答之餘，關於柏林的社會主義派的前鋒報 *Rorwaerts*，說了以下的幾句話：

「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尤其是那柏林的前鋒報，對

於蘇聯的謠言和誹謗，真是無所不至，聞所未聞，牠們的敵意竟超過了一般資產階級的報紙。……有許多資產階級的報紙雖然是反對蘇俄，但是牠們反對的行爲比較正當得多了，客觀得多了。設若前鋒報的反對行爲不比一個平常的資產階級的報爲甚的話，那末牠的代表也保險能到蘇聯境內來的。……」

蘇維埃政府也不是儘會說不肯做的。在一九二七年牠准許那反對牠「蘇俄政府」好久的一個猶太的社會主義報紙命名紐約日進報 New York Daily Forward 的，的主筆加罕氏 Abraham Cahan 到俄國來。查加罕先生之被准許入境，其主要原因本是他老先生對於猶太殖民計劃的興趣，不過蘇俄政府也準是希望他這一次親歷俄境可以改變他固有的反對態度——而這個希望却實現了，因爲假如看見加罕先生關於他的調查的報告，就可以明白——毫無問題。

訪員的通訊，管轄權是在外務署的一個檢查員的手裏，並且訪員是「被邀請」把他們的電訊於送至電報局前呈交這位檢查員，等候許可的。因爲在沒有得到許可以前，電報局也無權接收此項電訊。不過這個辦法祇在莫斯科見

諸實行，而在實際上訪員幾乎全是住在莫斯科的。不過如果一個訪員打算遊歷俄羅斯各部，並且想隨地發出電訊到外國，那末外務署就授以一份文件，許他在隨便什麼電報局裏拍發電訊。自然不是個個訪員都能得到此項特利，這種的辦法祇是限於外務署信任的訪員而已。得不着這種特利的訪員就得先把電訊電莫斯科，經外務署審查之後才給牠發出去。

外務署堅持牠所爲的檢查都是純粹爲求公平和正確的，並且牠決不檢查人家的意見。據訪員們說，普通這個原則例都遵守的，訪員幾乎沒有不滿於這個檢查的，據他們描寫，外務署的檢查是「再寬鬆沒有的」。訊稿上並不加以「藍鉛筆道」。原是有更改的地方，檢查員便打電話給該稿的訪員，向他改一語句或句子好不好；設若有嚴重些的事情，那末他或者是請這位訪員來商議一下。

對於意見的檢查，外務署走到什麼地步，可以在莫斯科聽來的一件事表明，當一個訪員關於紅色恐怖事於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拍發電訊時，檢查員把他召來，問他可否將紅色恐怖四字用引句號括起來。還有一個訪員在電訊中提到「戰爭的危險」的也被召去，檢查員問他可否將引句號

去掉。據官方的話，戰爭的危險是存在過的，不過紅色恐怖沒有。

有一個訪員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大事件發生之當晚拍出一個電稿。事件是這個樣子：莫斯科於蘇維埃大使在瓦薩

被刺案發生後不久跟着發生一件警察大槍劫——就在上面講的那天，這位訪員在電稿載着「被捕者數千人」，可是人家通知他，檢查員真不能通過這樣言過其實的記載，假如改作千人以上，這還可以，經較多的考查這後，我們知道：檢查員比訪員對的時候多。

外務署靠誦讀外國報紙來時時刻刻監視這班訪員。牠

由此更可以估計他們的觀點是怎樣的，有一種訪員——在莫斯科正有許多——是很詭的，他「用道實的方法來說謊」。他把俄國報紙拿過來，就中挑選所有不利於蘇俄政府的文字做他的電訊的材料，而把一切有利於後者的記載概行刪去。檢查員遇到這種的情形不能以正確的理由讓繕稿者更改，不過檢查員就要警告他，假如他的報紙的政策就在登載有害於蘇俄政府的新聞，那末到期滿的時候，牠對於願再留在俄國的請求，不能再準。自內爭停止（一九二一

年）以來，統共祇有兩次訪員被逐出境的事件——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美國人。但是有些自願出境的第二次沒有准再回去。

在蘇維埃之治下，關於報紙的自由都是些什麼呢？從一個西方的，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自然是沒有自由之可言。但是這個西方的觀點忽略了這個事實，即布爾塞維克們特別講明的事實，就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的關於報紙的自由實際上直無異為一般祇知私人財產制的資本主義的報紙所壟斷。革命的或激烈派的勞動報遭受政府的或商界的力量壓迫；到危機的當兒，更多分是被壓制下去或是使得牠們不足為害。

布爾塞維克們復又指明一點，就是：俄國對於報紙，雖然是實行絕對的轄制，可是這種的行為乃是向着民衆即工農階級的利益上走去的，並且這一步還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大綱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社會主義的建立已是夠難的工作了，他們又怎能夠還容忍一個反對的報紙或與黨綱相違反的各趨勢的那許多擾亂和危險呢？

爲了希望能夠提起民衆的興趣，報紙的發行業已大大

地增加——他們的銷路是革命前的四倍。這裏的報紙大體是有生氣，有意味，和寫得很好——像那種較好的歐洲報

，而十分不像那種塞滿廣告和光怪陸奇的東西的美國報。

在俄國報上的外國新聞正像旁的國家在這一方面的完全，和態度公正，因為所用的文稿大都是取自國際的大新聞通訊社——牠們和俄國電報機關正是同盟。由俄送出的新聞雖經同一機關走，却沒有這便當，因為來源全被政府機關轉制住監看住。外國訪員發出去的新聞雖然在來源方面受限制，但在發出去的時候，是不受什麼限制的。國內新聞所帶的宣傳色彩是非常地重，來源則實際上又全是限於政府機關。所被扣壓的新聞比那些可以登載的新聞，自有較大的重要，不過這種估計也是挺難講定的。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便假定報紙上對於政府的批評是完全沒有。請句實在話，牠上面的批評不但不少，而且滿處都是——或者是來自黨會的，或者是從大聯邦各處成千成萬的工農通訊員寫來的信函。唯一的條件就是：批評要有助於國家的批評，或者是攻擊腐化的行政，或者是不適宜的章程，牠的意向更須是依照蘇維埃的目標建立俄羅斯才

行。凡是反對政府或反對其施政大綱的批評，一概不允發表。

普通的俄人都能稍通本國文，因而他們是可以和世界族的開大事接觸的，雖然所記載的是較側重於工人的奮鬥，但是在記載方面可不比一般資本主義國不公正，至於國內新聞呢，自然也同樣可以得到，祇是染色上得很重而已。通外國文的俄人更可以閱讀那些在政策上並不反蘇的，或者編者即屬敵系但至少把蘇維埃一方面的實情也登上去的自由派的外國報紙和定期刊物。

對於報紙和出版物的檢查已經超過政治的或文化的需要是很唯顯的事。有時有地，檢查機關是官僚化地慢得要死，儒怯並苛刻非常，甚至於被高級官員懲責，並引起黨的干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種的壞處是任檢查制都少不了的，不過是因為這裏沒有多少有資格的人來勝任這些煩雜的事務，同時又恰逢國事未定和正在積極與內外敵人奮鬥的當兒，以致情形比較嚴重，壞處更為顯白罷了。

目下在俄國一個秘密報紙都沒有，這是獨裁政府當中獨有的現象，而且反抗竟也還不頂兒。轉制的效果總莫厲

害。在一九二三年或一九二四年之前，政治作用的秘密出版物隔個不了。自此以後，偶爾倒有些反抗的團體用油印發表些宣言。在一九二七年，有一班反對派的共產黨因為不能把他們一方的理由在黨的報紙上發表，曾找到這個末期的方法：就是籌辦一個秘密報館。

檢查制的存在，其基本的原因，便是在一個和蘇俄

的仇敵積極奮鬥並有恐怖的戰事來臨的時候為一種社會抵禦方法。在政府覺得已沒有反革命和外國的干預的危險以前，牠是不能離去的；並且，在他們已在指向社会主義的大路走了這般遠，讓共產黨敢信一定是終歸於安全和成功以前，大概也是廢除不了的。

○ ○ ○ ○ ○



## 斯達林投降了托洛斯基

(請參看斯達林的報告一文)

國 樹

誰都知道托洛斯基被斯達林放逐了，然而竟很少人知道斯達林又投降了托洛斯基。斯達林犯了些什麼錯誤。托洛斯基怎樣心明眼快的指出他的錯誤，斯達林雖一方面不肯接受托氏的用手手段將托氏開除黨籍驅逐國外而一方面却接受了托氏的理論，制定了五年計劃向富農進攻起來，共黨互訂的內幕，農民政策轉變的經過。只有看了下邊這段秘密文字才可以明瞭其究竟。這是托氏充軍前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全莫共產黨積極份子大會中最後一次的講演。

略述於次： 關於農民的策略問題

「同志們現在我們要談的，就是聯邦共產黨對於農民的策略問題；這些策略，對於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究竟有無危險？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究竟有無阻礙？因為這個問題的關係，實在重大，所以值得我們來注意研究。

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來批評農民。他們無論何時何地

都是反動的，特別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他們更反動得厲害；

同志們不要以為我這話太武斷。而驚怪起來；因為農民是小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心理最重，個人利害觀念亦最深；

他們是居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可以化分成無產階級，亦可以變成資產階級；但他們最怕是變為無產階級，而最希望的是變為地主資本家；

所以他們畢生的力量，都是為着私有財產努力，向資本家那條路上走；

絕對沒有願為無產階級者，或者無產階級結為同盟，向社會主義的道上走，

不錯！在我們十月革命以前的農民，是具有很多革命性，

但同志們要知道，十月革命以前的一切農民運動，

他們並不是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革命，亦不是為社會主義而革命，

更不是為欲實現共產黨主義而暴動；他們所希望的，

僅僅是推翻地主的非法束縛，與殘酷的壓迫而已；

最大限度也不過追隨資產階級的尾巴，而得到資產



階級德漢克拉克西罷了。爲甚麼十月革命以前的農民革命運動如此高漲呢，這當然有牠的特殊原因和客觀條件所造成的。大家都知道，沙皇時代的農奴制，爲全世界任何國家的農民所沒有享受過的；在俄國的農奴制，最殘酷的，最醜惡的，最無人道的一種特別大鎖鍊；農民的生死權，不是操在官廳或沙皇政府之手，而是在地主掌握中；地主可以用一切私利致農奴於死地，政府亦不敢過問；政府徵兵，不直接於農奴，而是向地主主人，地主亦時常將自己的農奴武裝起來爲他的走狗——保衛者，少則數十，多則數百；地主有農奴最多達數萬，次亦有數千，少則有數百數十，這些農奴的生活怎樣呢？當然，除了終年有耕種奴隸而外，還要兼其他的苦工；所得的全部農業收穫，農奴不但不能得一點，而且還得不到飽食與暖衣；犯了錯誤，那不死也要脫層皮。有些農奴，得到慈善的地主，或可領得一點土地來耕種，但都是不好的土地；或是近於森林，或是建於住屋，或是沒有水的地方；這些土地的收成，當然不會好，農奴那裏有利可得？農奴在此種情形之下，毫無生路，所以常時發生暴動，劫奪地主的財產，燒毀地主的房

屋，甚至殺死地主，有許多人都以爲俄國的農奴制。在一八六一年經沙皇政府明令取消，其實農奴制度的本質，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才完全破壞，一八六一年以後，法律上雖沒有農奴制度的存在，但土地終在地主之手，農民拿不到，所以只有仍然給地主當奴隸；可是他們生活仍然不好，無利可圖，因此還是要起來反抗，雖然如此，他們的革命性，無論如何不會帶有無產階級革命的色彩；不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使俄國農民遭受空前的苦痛與犧牲，他們亦絕不會追隨無產階級之後；這當然不是他們願意隨無產階級之後，實在因爲他們連年戰爭，疲乏痛苦已極，更無能力再來反抗無產階級了！自然，這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若是農民絕對的沒有能力來反抗無產階級，那國內戰爭又不會繼續數年了；這就是因爲農民之一部份，跟着白黨跑，巨決的反抗蘇維埃政府；在軍事共產時期，可以說整個的農民都在怠工，消極的來反抗無產階級的政府，所以演成空前的糧食恐慌，餓死數百萬人，蘇維埃的政權幾乎不能保持下去；這些事實告訴我們說「農民是反革命的，尤其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

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准許人民恢復其私有財產，不過土地歸國有，人民不能私自買賣，而對於人民之私有財產，亦略加以限制，這樣將蘇維埃對於人民的信仰樹立起來，特別是對於農民有很大的好感；同時鄉村經濟亦漸漸的恢復起來；這是列寧同志於戰爭之餘，經濟恐慌極點的時候，無法中的暫時辦法，絕對不是永久不變的唯一政策；可惜列寧同志不久就死了，他這個臨時救急的辦法，

直到今天，仍然絲毫沒有變改，若是有了變改，就是史達林同志將它擴大起來，所以農民的私有財產，一天一天的發展而鞏固起來；農民的私人經濟，在鄉村中繼續不斷的擴張，而得到鄉村中的經濟優勢，我們可以說鄉村中的經濟權，被農民佔起去了；因此，鄉村中的政權，將毫無疑義的要被反無產階級的農民拿上去；在此種危險狀態中，鄉村農民反動的勢力，不影響於城市無產階級的政權，這完全是小孩子說夢話。在今年十四次中央全會上（一九二七年）史達林同志對於農民經濟的發展，還有下面的話：

；雖國際情形對我們不好，特別是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經濟封鎖；可是我們不怕的，因為我們鄉村經濟的發展速度，比任何國家快得多，鄉村經濟的發展，這就是表示農民收入豐富，農民收入既豐，城市工業原料不慮缺乏；同時，城市工業品入於鄉村，農民的購買力必強，工業品銷售必然暢達；工業品暢銷，就是工業發展的先決條件；所以我們要達到蘇聯工業紀的目標，必先要原料來源充足可靠，市場擴大，製造品有銷路，國家營業興旺，收入充裕，建設社會主義，方有保障，因為我們工業化的基礎，差不多完全建築在鄉村農民經濟發展上；鄉村農民與城市工人親密的聯合，鄉村農民經濟與城市國家經濟，互相為助，這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成功的唯一保障……」。

史達林同志這段高論，若出於英國張伯倫，法國白里安之口，那到妙極了！簡直是至理名言！可惜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大本營！那裏用得着滿口資本主義的論調？若是把社會主義的招牌取去，到還用得着這些絕妙好詞，鄉村經濟發展，固然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條件，但我們要的是國家所經營的鄉村經濟之發展，絕

「……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一天一天的鞏固起來了

對不是農民私人經濟之發展；若認農民私人經濟的發展，而放在國營鄉村經濟的發展上面去，那是最荒謬的，最無恥的，最無識的，最危險的觀念！！（台下大呼：不錯！真的呀！）上面已經說過，農民是私有財產心理最重的人，他們的經濟發展，是他們個人的，不是國家的，更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所有的，反轉來說，農民私人經濟的發展，對於無產階級的政權，不但毫無利益，而且有絕大的危險！這種危險若繼續下去，而不設法制止牠，或根本消滅牠，將使鄉村農民私人資本，控制國家城市財政，動搖無產階級的政權，這是毫無可疑而勢所必然的，在此危急的情形之下，還說是社會主義成功唯一的保障，這不是死人說的鬼話嗎！（台下又發出各種怪聲。）

自一九二四年至今年——一九二七年九月，在這三四年當中，我們鄉村農民私人經濟力量的發展，真是如史達林同志所說「比任何國家要快些，」現在我將農民膨漲的現象，據最近確實的調查，報告一下：

年分	發展的狀況之百分比		
	貧農	中農	富農
1924	58%	33%	9%
1925	44.7%	45%	12.3%
1926	38.5%	48.1%	13.4%
1927	27.4%	55.7%	16.9%

上面的數目，與史達林同志所報告的，略有差異；但不管根據史達林的報告也好，我的調查也好，總之貧農年年減少，中農富農年年增多；換句話說，就是貧農變中農，中農變富農，富農就是鄉村資產階級，鄉村資產階級年的增加，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好現象麼？資產階級，不論是城市的與鄉村的，都是無產階級的死對頭，何況我們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如此大的資產階級的力量伸張呢？我認爲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權之坟墓，將要造成了；可憐史達林同志偏要認此，坎裏爲無產階級的樂土！社會主義成功的壁壘！這真是高談妙論！古今奇異的無產階級之學理！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史達林混蛋主義！呵！或者我錯了，史達林同志常稱他是列寧同的頭等弟子

，列寧主義的忠實信徒；同志們都知道，史大林同志壓迫與他意見相左的同志，是何等毒辣！不是聰明透底的人，如何做得出來？是的，史大林同志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我以為就是聰明透底的人，才專門會做蠢才的工作，賣階級的勾當；自命為馬克司主義的正統派——考茨基，他先生不是聰明絕頂的人麼？然而他確是賣工人階級的老手；我們親愛的中央總書記——史大林同志，不幸也走上考茨基的路了；致使整個的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并連害了共產國際，都陷入絕境！

最近幾天，我們又得一些很嚴重驚人的消息與事實；這些事實，是鄉村農民私人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及映出來的；總結來說，就是「鄉村資產階級，聯合城市反動的投機商人——城市資產階級，開始向無產階級進攻了，」這些事實的發生，證明我前面說的話，一點也沒有差，這次的事實是：鄉村富農，勾結城市投機商人，乘此秋收時期，秘密組織大規模的團體，集中資本來，在鄉中秘密收買貧農及一部中農的賤價麥子，把鄉村中的麥子，完全秘密買去而壟斷了；他們買賣間，私自商議，不使貨物上市，致

使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下鄉去買不出貨來；於是麥價就無形高漲，他們——富農與投機商人，又在其中興風作浪，大搞其亂，弄得對外貿易委員會出高價也買貨不到手，就買一點，已經吃苦不少，同志們！我們大家都知道，蘇維埃對外貿易，是由國家專辦的；蘇聯出口貨的大宗是麥子或麵粉，而今國家收買麥子，既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國家出口貿易，當然受了重大的打擊與損失；這不是我們前面已經說的「鄉村農民私人資本，控制國家城市財政」麼？如此，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不是發生動搖與危險呢？同志們！

這些事實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這是史大林同志歷年來專政的好成績呵！我們不能不為聯邦共產黨呼救！更不能不為蘇聯無產階級打不平！我站在無產階級的面前，以共產黨員的資格，毫不容情的要打倒史大林！——打倒賣工人階級的史大林！否則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權，馬上要被史大林變成農民政府，而共產主義前進，誰人敢保險是光明而不黑暗呀！

托氏演說雖引起了多數黨員的同情，但結果是充軍是被放逐，於此可知共產黨之所謂信仰主義，所謂鐵的紀律

• 完全是假的，真的信仰真的紀律是格柏烏，只有格柏烏  
才把托洛斯基押運出境，只有格柏烏才能使黨員信仰斯  
達林是對的，托洛斯基是錯的，現在斯達林在共黨第十六  
次大會上報告五年計劃如何的正確，如何的有成績，大唱  
其丑表功，五年計劃將來之得失成敗我們暫切不管但是在  
理論上斯達林已投降了托洛斯基。



## 滑稽的波爾希維克

Leo N. Classman 著  
何學宜 譯

在前幾年，具有文學情懷的俄國人民已表現了一種新的或潛伏的才智，那便的滑稽的情意。智識份子欲求俄國人的自由，勇敢地革命了十年，反被他們自己造成的革命勢力毫不慍恤地驅逐於一旁，他們不願蘇維埃政府的利益、用訴諸軼事或笑話的方法，以平息其失敗的意態。在他們方面一般市民，也傾向於同樣的方法，作為對於革命後的失意與消沉之感的一種感情上的償報，經過了戰爭，革命，反革命，內戰，饑荒與疾病的可怖的歲月以後，這新得的滑稽情意，用來稍為有效地減輕了那可怖的失望之感。

當列德克 Karl Radik (列寧的一個極要的助手，因係屬脫隆斯基波派，最近被驅逐了，) 得了每天為反革命而至少製造一個好的故事的令譽的時候，諷諷在革命的初期變成很時髦的，自是而後，許多聰明的報館訪員出現了。其中最著名的是莫斯科共產黨機關報普那夫達 Pravda

的郭洛柴夫 Mikhail Koltzov 然而最流行的傳說却從反對黨如脫隆斯基派與右翼作家的方面湧現了，他們從不放鬆一點攻擊現在迪克推多統治的機會。因為檢查員的眼目把任何反抗現存政府的意見緊緊地防止了，這些叛異的故事，自然只能在朋友間以口語傳播出來，成為一種「偶語的運動。」

現刻蘇維埃俄羅斯流行的政治笑話數以千計，莫斯科的一個青年，把一九一七年開始革命後蘇俄的笑話，編成一部私的文集，現在他所選擇的含有五卷大本。他現在仍繼續在寫，無疑地將來蘇維埃革命，在這個文集中所發現的史實，與官廳的文件和統計所記載的一樣兒多，這些材料很顯著地把俄羅斯一幕革命的戲劇中的痛苦，悲哀，與滑稽都敘述出來了。

蘇維埃政府新制定的法律條文及社會生活，結果流傳

了，許多的笑話，與歌謠，諷刺每一種新的命令。蘇維埃容易結婚及離婚的制度引出這一個短歌：

今日我非汝之儔，

我今從葉塞林而遊；

今我之從葉塞林，

乃遵列寧之命而行，

○

○

○

我愛克里林，

我心已確定；

將用以無線電的音波，

傳送情愛之懇懇。

○

○

○

確信地無疑，

我美貌娟娟；

若托隆斯基峻拒無情，

我便與赤傑林眷屬偕成。

共產黨員集團的倉皇形態，在他們的衣服和態度上面可以識別的，例如蘇維埃的官吏，專家家，及青年的機關

引出了下面這幾行歌謠：

沒有襪子，着了一件破爛的衣服，

若是你高興，叫我做康梭莫洛卡（一個青年機關的社

員），

耳後插枝鉛筆，

若是你高興，叫我做工程師；

手指甲縫中夾着穢物，

若是你高興，

叫我做農夫吧！

對於列寧及托隆斯基，有一種同樣的譏笑的聲調充滿在許多歌中，因為俄國的工人與農民感覺這二位社會主義家者的迪克推多的臆說是使人發噁的，有一個這樣的歌曲傳流：

列寧騎着豬兒走，

托隆斯基乘着狗；

但共產黨員相顧，

以爲這是奇薩克。

至於在革命的初年，那些所謂傑克（Cheka）者的暗探

的整個行動引起一種諷刺的笑話：

小公雞已煮沸了，甚至於要烤薰，

然而，說是奇怪，

他却希望活着，

但是他們捉捕着他，

且嚴重地詰責說：

「請看你的護照」，

他訴說：我既非卡德(Cadet)，

又不是托隆斯基派者，

我發誓我確是人民的委員，

但是他們說「你的護照不是波爾希維克的，

似乎像其他種的伊茲克(Jtsky)的！

於是可憐的雄雞被殺掉了。

共產黨員甚至於喜歡講愚呆的笑話，有許多關於麵包

問題的故事，蘇維埃官吏的無能力，斯達林迪克推多及那

最可怕叫做格伯武(Gub)的政治警察，即是可懼的傑克(C

heka)的變形，從俄國回來的視察者常常被人問着「蘇維

埃俄羅斯國內的人大家都為G.P.所恐怖這事實是真的嗎？

俄羅斯研究 第七號 滑稽的波爾希維克

「答語常是很相反的，但俄國人他們自己說出下列的故事

；莫斯科有一個市民想在他家裏開他的第十次結婚紀念慶

賀會，為欲消除嫌疑，他寫好了一個擬請的客人名單，把

格伯武(Gub)列在首位說着：視察的同志，明天晚上我

預備在家中開一個會，要想使你們不會懷疑我是造反革命

的詭計，我已經帶上我的請客單給你閱看，我深信你會體

諒我善良的動機，我想請你及你手下的諸君到會來做我的

客人。」Ypu視察員評審了那張客單然後說着：「同志，

你的延請是不必須要的。你的客單上我們已經有八個人了

」。

當斯達林計劃放逐脫隆斯基的事情在莫斯科被大家知

道了的時候，下面的笑話在人民中到處流傳：有人說苛那

普期(列寧的寡婦)，自從列寧死後，她的語調在蘇維埃會

議中已是不出色了，她聲稱斯達林的計劃是苛酷的，斯達

林靜靜地聽着他的大膽言論，傳說他用他所特有的暴性回

答道：「老媽，看看這兒，假若你不緘口無言，和塞着耳

不聞這些事情，我將為列甯另委出一個新的寡婦！」



有許多關於托隆斯基的故事，是蘇維埃民衆對於波爾希維克革命後失敗英雄之態度的一個指標，雖然托隆斯基在俄國比較地對於他的理論有少數的信徒，他個人的人格，以及他在革命中的偉大功績，差不多很普遍地被人崇敬，在他受斯達林的驅逐之後，有了這個故事，有一個人走到莫斯科紅色方場去觀看革命十週年紀念的慶祝托隆斯基，乘在美麗的戰馬上，當軍隊一列退過去的時候，檢閱紅軍，這個人見着了無產階級武力的大統帥，他便大為激動，以至喊着：

「好一個神奇的將軍！」次年這個人仍走到紅色方場去看慶祝節，這時候托隆斯基是沒有在那兒了，他的人格不能夠與偉大的托隆斯基相比的 Voroshilov 乘在托隆斯基的美麗戰馬上，這一次那人叫道：「好一匹美麗的馬呀！」

當凱末爾帕 (Kemal Pasha) 不願意托隆斯基到土耳其及其他各國也不許他去的這個事實被人知道了的時候，莫斯科人傳出這樣的一個故事，托隆斯基在亞洛買亞 (Imata) 街上散步的時候(是他被逐的地方)失掉了他的手巾，一個從旁經過的人拾着了尾隨托隆斯基後面，把手巾

還他，托隆斯基深深行了三個鞠躬并且十分感謝地致謝那個人，那人大大地驚異問說：托隆斯基同志，爲什麼你這樣過分地致謝我呢？這僅是一條手巾，一件小小的東西」。

托隆斯基回復說：「小小東西嗎！咳，不然！你知不知道現在這是我所能生存的唯一的地方呢？」

關於共產黨以世界革命爲重要的那個信仰，有一列的「一番譏刺話：一人立於荷列莫林 (Kremlin) 前面右方的紅色市場上，用喇叭把他所有的價值吹發出來，一個從旁經過的人的好奇心被這種行動所引起了，便問吹喇叭的人用意何在。他後來告訴他說：「我是宣告別來的世界革命」路旁經過的人又問：「真的嗎？你作這事得到很多力嗎？」於是吹喇叭者回答說：

「不，作那種事情並沒有多少力，那是一種榮譽的工作」。至於紀念列寧，差不多極普遍的尊敬他，並沒有及於存在荷列莫林的領袖們，這可由下面的謎語看出來的：

「爲什麼有那樣厚的牆壁圍繞着荷列莫林 (Kremlin) 所以『那卑劣的人，不能窺視』。」

「從裏面窺出嗎？」

他們自身對於蘇維埃制度不能制別的鄰國人，喜歡用下列的謎語以解釋他們的困難：

有一個屬於失了資產的資產階級的人被逮捕了，法官考問他說：「你有多大年齡了？」

「二十五歲」

「何時誕生的」

「在一八九三年誕生的」

「那末你有三十六歲了，為什麼你說二十五歲呢？」

「你還以為最近的十一年可算是生活嗎？」

那些會到過俄羅斯而且在政府公司買過物件的人都能了解這個故事之意義的。

有一天，莫斯科一個俄國朋友來訪候我，他說：

「我們在莫斯科走進十五層樓的百貨商店，這差不多是蘇俄最大的百貨商店，但祇要一個人在那兒看守！」

「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問。

很簡單，那個人站在入口的地方，叫每個人都打轉身，因為他說：「沒有貨品，沒有貨品」。

這個諷刺我認爲是有真實性的，一天下午，我在莫斯科的百貨商店及合作社兜了一個圈子，極力願購買一條雅觀的手巾，直到我在橫過警察第一區右手的私人商店內購得時，我的疑問便證實了。另外又有件偶然的事件，莫斯科一個美國的朋友搜遍了全城沒有買到一口普通的針，沒有一間商店是有出賣的。

關於這同樣的事，另有一個故事是這樣，一個猶太人進入政府雜貨店去買牛肉，聽語沒有的時候，他說，「鬼打的東西」！他要買雞蛋時也是沒有，他又說：「鬼打的東西」他購買糖也沒有，他再說一聲「鬼打的東西」，店內夥計，後來覺察了，這樣的解釋說：

「你不知道輕視蘇維埃政府你會被捕的呢？」

「但是我不過斥罵俄皇爲甚麼不給我們留下支持十一年的充分糧食」。

一九二九年三月內在莫斯科有一個很流行的故事，就是關於大不列顛的商人代表團正考察俄國以研究與蘇維埃政府通商的可能，有些人說不列顛代表的領袖走訪斯達林，并問他蘇維埃政府有什麼東西做不列顛商人投資的保

證。

斯達林說：「我們有許多地下的富源，我們有煤油，鐵，煤和黃金」。

「誠然，但在地面上有些什麼呢？」

在地面上我們有一個強大的訓練很好的共產黨和許多共產黨青年團，考慮了一刻兒，英國人回說：

「我是很抱慊不能作什麼貿易，斯達林君，若是另外想法，我們一定能夠和你們通商的」。

在另一方面，俄國人常取樂於英美旅行者的思想之簡單，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的指導員及執政者所說的一切，例如俄人喜歡談論停留於莫斯科以看領取麵包隊人的旅行者。常是好奇地想要知道那些人民期待着什麼，並為什麼他們是那樣的急忙爭先恐後地擁擠向前。當人家告訴我說：「這些」人民成排地認捐政府分債」他便有了很大的印象。他們又談論那種驚佩所會見的工人與所寓旅館的門房僕役之智識，偉大的旅行者。搬運磚瓦灰層的工人能說幾國文字，担行李的人能談論哲學等等，旅行者便說這是以表示蘇維埃領土內廣大教育進步的程度，殊不知這些有學識的勞

工便是革命以前的教師教授們，和智識份子，他們在新的統治權下，不能找着他們自己本行想作的工作，便不得不變成搬運灰層磚瓦的工人挑夫，以謀得他們的生活費。

蘇維埃盧布的跌價引起了下面的笑話：

由蘇維埃穩定金融之令而產生的政府交換價率是一，九四盧布值一金元，但在政府的交換範圍以外有高至五盧布至七盧布值一金元的，這自然引起了一種大利可圖的投機事業，共產黨員也是參加其中，所以俄國人定會冷笑說：「美國經濟上是在不良的情況之下」。若要他解釋，答語定會是：

「因為美國人不能付出兩塊多金元兌換一張十個盧布的鈔票」。

斯達林及其他在蘇維埃政府佔着高地位的人都是喬治亞Georgia省的人這事實引起下列的譏評。

喬治亞Georgia的擦靴匠生在苛利莫林(Kremlin)的入口道上，有一個走來要他擦靴，但是擦靴匠拒絕看說：「沒有時候替你擦靴，我是在這兒期待着政府的使命的」。或許最流行而最悽愴的短短的故事是這一個，一天，

有兩個婦人在街上遇着，停住詢問彼此的幸福。

「你怎樣呢，馬利亞？」

「比下一個月要好一點！」

譯自 Current History July 1930

欲明瞭東北政治教育實業和  
外交情形請看哈爾濱最大之

國  
際  
協  
報

新聞翔實  
消息靈通  
評論公正  
副刊優美

請讀我國唯一的法學雜誌

法律評論

本刊已有七年之歷史每冊出版一冊舉凡  
各種法律問題司法消息外國法制以及新  
判例新解釋無不應有盡有每期定價一角  
郵費一分全年五元郵費五角二分半年二  
元五角郵費二角六分

社址南京水西門月牙巷九號



## 斯達林關於蘇聯經濟現狀之報告

(請參看斯達林投  
降托洛斯基一文)

靜觀

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現已開幕，幹部政策，由全黨一致擁護，左右派已完全喪失勢力；故蘇聯此後政治經濟政策，並無若何變更，仍將照原定方針施行。

該黨首領斯達林氏，在大會上發表長篇報告，對於國際情勢，該國現況，暨共黨內部情形，頗及論述，茲將斯氏報告中關於該國經濟現狀之一節，摘要譯出，以供參考；查蘇俄現正厲行五年計劃案，着手改造農村，此時期內，非特為蘇聯立國之生死關頭，即全世界方面，對於該國此後設施之成敗，亦予以極大之注意；斯氏報告，雖不免有鋪張揚厲之處，然於此亦足窺見該國經濟現狀之一斑也。 譯者識

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狀態，現正危機環生，失業叢起。

但蘇聯內部，則國民經濟已日見發展，失業者亦已大形縮減，鉅大工業已加緊其發展之速度，重工業已立堅固基礎

，工業中社會主義制之成分，業已推進，農村經濟界中，

已得一新勢力，即蘇維埃農團，及農村集團是。兩載以前，我國糧食生產危象環見，屯糧工作恃私人農業為主要之目標，今則重力已移至蘇維埃農團及農村集團方面，而穀物生產之危機，根本上已得一解決之道，大多數農人已參加農團集團，富農之抵抗，業經擊退，蘇聯之國內狀態更見鞏固。

斯為蘇聯國內局面之普遍情狀，茲根據具體之消息詳述如下：

### 一、國民經濟全部之發展

(甲)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當第十五次大會開會之際。全部農村經濟之總產額，包括林業漁業等在內，戰前產額一二三七〇兆，為戰前產額百分之一〇六又六，至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是百分之一〇七又二，至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年度，是百分之一〇九又一，至今年（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年度），則從農村經濟發展之進程上判斷之、當

不下戰前產額百分之一一三至百分之一一四是則全部農產

額之增長，雖進行較為遲慢、然總見不斷的生長，誠顯而

易見者也。以全部大小工業論，磨麵工業亦計算在內，總

產額合戰前盧布八六四一兆為戰前產額百分之一〇二又五

，至次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一二二，至一九

二八—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一四二又五，今年（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年）則從工業發展之進程上判斷之，當不下戰前

產額百分之一八〇，是則全部工業產額發展之速，固得未

曾有之現象也。

(乙)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即當第十五次大會開會之際

，蘇聯全國鐵路輸送之貨載總額計八萬一千七百萬噸，為

戰前總額百分之一二七，至次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為

百分之一三四又二，至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一

六二又四，今年（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則當不下戰前總額

日分之一九三，至於新路之敷設，則兩年來自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年起鐵路線已有七萬六千基羅米達，增至八萬基羅

米達，為戰前額數百分之一三六又七。

(丙)設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全國商業交易總數之狀

態為一〇〇（計三萬一千兆盧布）則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貿

易額已增至百分之一二四又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增至

百分之一六〇又四，今年（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則當可增

至百分二〇二，是則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倍增其數矣。

(丁)設以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全國貸借機關之收支對

照總額為一〇〇（計九千一百七十三兆盧布，則截至一九

二八年十月一日止，增至百分之一四一截至一九二九年十

月一日止增至百分之二〇一又一，比較一九二七年計倍增

其數。

(戊)設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國家預算總數為一〇〇

（計六千三百七十一兆盧布）則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國家預

算增至百分之一二五又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增至百分

之一四六又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增至百分之二〇四，

是則比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之預算已倍增其數，（計一

萬二千六百零五兆盧布）

(己)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國外貿易總額（輸出及輸入）

爲戰前平均額百分之四七又九，至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已增至百分之五六又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增至百分之六七又九，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當不下戰前平均額百分之八十。

(庚)全部國民收入此三年來，增長之情況如下：(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不變換之價格計算)據國家計劃局調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之國民收入爲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兆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爲二萬五千三百九十六兆盧布，計增加百分之九又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爲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六兆盧布，計增加百分之一二又六，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國民收入當超過三萬四千兆盧布，一年內可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年內平均每年可增加百分之十五，查英美德等每年平均國民收入僅增長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八之數，是則蘇聯國民收入增長步驟誠增稱爲前未曾有之記錄也。

## 二、工業化之成績

蘇聯國民經濟之發展，並非散漫無章，實具一定方向，此方向爲何，即工業化是其目的，在增長工業在全部國

民經濟系統中之主要重量，在使蘇聯由農業國一躍而爲工業國家，

(甲)自全部國民經濟總產額中，工業之主要重量方面言之，全部工業暨農業兩相比較，其情況如下：戰前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產額中之成分爲百分之四二又一，農業之成分爲百分之五七又九，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工業之成分爲百分之四五又二，農業之成分爲百分之四五又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工業之成分爲百分之四八又七，農業之成分爲百分之五一又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工業之成分當可得百分之五三，農業之成分當可得百分之四七，是則工業之重量，已將超過農業之重量，由農業國一躍而爲工業國爲期當在不遠。

(乙)自國民經濟交易產額中工業之重量言之，工業更可得較重之分量，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工業之交易產額在國民經濟交易生產之總對照表中之成分爲百分之六八又八，農業之交易產額之成分爲百分之三一又二，至一九二八一九二八年則工業之成分爲百分之七一又二，農業之成分爲百分之二八又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工業之成分爲百



分之七二又四，農業之成分為百分之二七又六，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根據各處報告工業之成分將作百分之七六，農業之成分將作百分之二四。

農業所以處此特別不順利之地位，蓋因尚為小農制及缺貨物的性質所致，將來農業一向蘇維埃農團及農村集團方面農行，組織逐漸偉大，而交易量一經增加，則此種情勢自必變更也。

(四)但工業之發展尙未能完全明瞭，工業化進行之速度，欲得完全瞭解，須先確定重工業及輕工業間比例之動態，故生產器具及機器(即重工業)之製造，其在工業總產品中重量之增長可認為工業化增長之最明顯之指數，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生產器具及機器之製造，在全部工業之總產額中之成分為百分之二七又二，羣衆需要品製造之成分為百分之七二又八，至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生產器具及機器製造與羣衆需要品製造之對比成分為百分之二八又七，及百分之七一又三，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則為百分之三二又七，與百分之六七又三之比。

如不指全部工業而言，僅依最高國民經濟院所計劃者

包括一切基本工業在內，則生產器具及機器製造與羣衆需要品製造之比例，更見順利，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四二又七與百分之五七又三之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四四又六與百分之五五又四之比，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根據各項報告當可得百分之四八與百分之五二之比，蘇聯國民經濟之發展其目的在於工業化，在於鞏固暨發展本國之重工業，試觀上項比例，可知我國經濟獨立之基礎，業已樹立，業已樹立，重工業之發展前途誠無限量也。

(三)社會主義工業之優越地位及其增長之步驟  
國民經濟之發展，既在於工業化，但我人並不需要任何之工業化，我人所需要之工業化為能保證使社會主義化之工業形式超越小交易，暨資本主義化之工業形式者，蘇聯工業化之特點即在乎斯，茲將投資及總產額增長之數目依支類為別述之于下：

(甲)工業投資增長之數目依支類為別，計公有支類，於一九二六一一九二七年為一千二百七十兆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為一千六百十四兆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

爲二千零四十六兆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爲四千二百七十五兆盧布，又私產及資本主義支類，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爲六十兆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爲六十四兆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爲五十六兆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爲五十一兆盧布，觀此可知公有工業支類方面之投資數目已增三倍有餘（百分之三三五）而私有工業支類則已減去五分之一（百分之八一）已離消滅之期不遠矣。

(乙)工業總產額之增長依支類爲別，計公有支類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爲一一九九兆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六年爲一五三八兆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爲一八九〇兆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爲二四七四兆盧布又私產及資本主義支類，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爲四〇四三〇兆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爲三七〇四兆盧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爲三三八九兆盧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爲三三三〇兆盧布，觀此可知各有工業支類方面之總產額三年來已增兩倍有餘，（百分之二〇六又二）而私有工業支類已減少五分之一（百分之八又九）

如不以全部工業產額爲標準僅提取巨工業一門而仍依

支類爲別，則公有支類及私產支類之比例如下。公有支類在巨工業產額中之重量，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爲百分之九七又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九八又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九又一，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九九又三，至私產支類在巨工業產額中之重量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爲百分之二又三，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爲百分之二又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爲百分之九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〇又七。

(丙)關於最高國民經濟院所計劃之國家工業，在近三年來發展之步驟可得以下極饒趣味之報告，如將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最高國民經濟院所計劃之社會主義工業總產額作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之總產額增至百分之二七又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增至百分之一五八又六，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則增至百分之二〇九又八，查此類工業包括一切基本門類及重工業在內，三年來已增至三倍有餘，巨工業發展步驟之速，誠世界各國所未曾見，故我人以爲五年計劃可於四年內完成，固有大根據者也。

(丁)對於五年計劃可於四年內完成之標語，有多人頗

爲懷疑。尙有視五年計劃案爲虛幻之理想者，至於資產階級之著作家一聞五年計劃之語，卽鄙夷作不屑態，但從實際上予以調查，不特五年計劃能於四年內完成，仍有一大部份工業竟可於三年內或二年半內完成，在懷疑之反對派，或認爲離奇，但確係無可致駁之事實試舉事實以證明之。

煤油工業，根據五年計劃案，應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製造產品九百七十七兆盧布，但實際上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已出產品八百零九兆盧布，適爲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根據五年計劃案應出產品之八十三，是則石煤工業之五年計劃，我人已於二年半內予以完成焉。

石炭工業根據五年計劃，應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出產品價值一百二十二兆盧布，實際上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即已出產石炭價值一百十五兆盧布，適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應出產數之百分之九十六，故我人於二年半內即可完成石炭工業之五年計劃。

普通機器製造工業，根據五年計劃應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產出值二千零五十八兆盧布之製品，但實際上於

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已產出值一千四百五十八兆盧布之製品，適爲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應出產額百分之七十，故吾人於兩年半三年內即可完成普通機器製造業之五年計劃。

農業機器製造業，根據五年計劃應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產出值六百十兆盧布之製品，但實際上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已出產值四百兆盧布之產品。適爲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應出產額百分之六十。故吾人於三年內即可完成農業機器製造業之五年計劃。蘇聯工業發展之猛進，誠足驚人，我國現正增加速度，努力前進期於技術及經濟方面能追及資本主義先進各國。

(戊)此並非謂吾人已於生產範圍方面，追及資本主義上進各國，亦非謂蘇聯工業已達到各國工業發達之水平線上，殊不知工業發展之步驟與工業發展之水平線不能混爲一談，有多人竟不加區別。以爲吾人既已取到工業發展方面得未曾有之步驟，自亦已達到資本主義先進各國工業發展之水平線，實係大謬不然之見解，試以電力生產而論，在此方面吾人固已有極高之步驟。自一九二四年起至一九二九年止已增加百分之六百，而美國在此時期內僅增加生

產百分之一八一，加拿大增加百分之二一八，德國增加百分之二四一，意大利增加百分之二二二，故蘇聯在電力生產方面誠可謂已具有極可樂觀之步驟，但試執各該國電力生產發展之水平線以與蘇聯比較則相形之下，蘇聯方面實露捉襟見肘之窮象，蘇聯電力生產發展之步驟雖得非曾有，但一九二九年蘇聯方面之產額僅得四千四百六十五兆基羅瓦特時計，同時美國產十二萬六千兆基羅瓦特時計，加拿大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兆基羅瓦特時計，德國產三萬三千兆基羅瓦特時計，意大利產一萬零八百五十兆基羅瓦特時計，是則兩方之區別頗大，較諸資本主義先進各國吾人誠瞠乎其後也。

再以生鐵生產一項而論，設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生鐵生產爲一〇〇（計二百九十萬噸）則三年內（即自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起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止）生鐵生產增加三倍，達百分之一九〇（五百五十萬噸）發展之步驟因見增高，然自生鐵生產發展之水平線方面予以觀察，將蘇聯製造

生產之數量，以與資本主義先進各國製造之數量相較，則情況頗不見佳，查吾人僅於今年（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始行超過戰前生鐵製造之水平線，於此吾人可得一結論，即金屬製造業發展之步驟如不加快，則蘇聯全部工業生產之命運將受絕大的危險，至于蘇聯及西方各國生鐵工業之水平線，其情況如下，美國生鐵製造業一九二九年計出產四千二百三十萬噸，德國出產一千三百四十萬噸，法國出產一千零四十五萬噸，英國出產七百七十萬噸，蘇聯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僅出產五百五十萬噸，觀此可知區別極大，較前各國吾人落後多矣。

因此吾人可得以下之結論（一）工業發展之步驟與其發展之水平線不得混爲一談，（二）蘇聯工業發展之水平線較諸資本主義先進各國太形落後，（三）須繼續加緊蘇聯工業發展之步驟，始能於技術及經濟方面追及資本主義先進各國，（四）凡任性亂談必須減低蘇聯工業之步驟者，實係社會主義之仇敵也。

# 新 生 命 月 刊

第三卷 第八號

## 憲 法 研 究 專 號

由三權憲法到五權憲法  
省政府應該五權分治麼  
國民大會大總統行政院及立法院相互間的關係  
英國的政治組織與憲法  
美國憲法的特質  
法國的政治組織及其憲法史的發展  
德國威爾遜憲法的研究  
俄國憲法評論  
蘇俄的民法  
美帝國主義與賠償問題  
最近國際事情評述  
蟻夢  
咖啡店裏

薩孟武 金鳴盛 章之鴻 何孝怡 陳任生 荻花 鄧遠猷 鄧天民 實君 棲梧 記者 傅東華 程碧冰

上海霞飛路飛霞坊九十號

### 新 生 命 月 刊 社



## 十八個

莫兒

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在傾害國民黨陰謀暴露後，既見逐於滬甯，復不容於武漢，甚而全國人都痛恨起來；同時黨內又大起分化——逃的逃，散的散；死亡脫離者又去大半；最盛時期中共全國黨員團員共有九萬至十萬人，經過了這次颶風驟浪之後，是年十二月共黨中央向第三國際報告的，全中國黨員總共只有一萬五千六百人，第三國際和聯邦共產黨——特別是布哈林與史達林氣慌了！於是第三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給中國共產黨一個決議，（原文約二萬字）茲摘譯重要大意是：

……中國的革命，局部的，暫時的，失敗了；失敗的原因，自然很多而複雜；以前我們認為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是很革命的，尤其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領導下的一般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青年學生；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之下，是不會反動的；現在事實已經告訴

俄羅斯研究 第七號 十八個

我們，就是汪精衛領導下的整個國民黨左派——小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青年學生等，已經背叛了賣出了廣大的中國工農羣衆，放棄革命，而投降於大資產階級的營壘中去了；整個的中國，依然是在國際帝國主義指導之下，重蹈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時代之舊轍，現在我們應該不客氣的自己承認錯誤：第一是第三國際過去對於國民黨左派估量錯了，太相信汪精衛了，太優待左派了，第二，中國共產黨中央本身犯有機會主義的傾向，尤其是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公然反對第三國際的命令，今後我們除應改組中國共產黨中央外，并須注意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青年學生，不但在中國的黨內應該注意，就是在蘇聯境內的中國黨員中也應該注意；爲的是他們一般人根本有些動搖，實際上靠不住，不管他是老黨員新黨員，一上了戰場，就要倒戈；在武漢政府清共後，登報申明脫離共產黨者，

報告秘密機關者，老黨員還少了嗎？這就是明證，因此，第三國際爲中國前途革命計，爲鞏固中國共產黨組織計，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計，命令中國共產黨一撤消黨內智識份子之主要工作——指導工作，而另以工人份子代之，在蘇聯境內之有中國共產黨員的機關，均須照樣辦理，特別是孫逸仙大學必須馬上執行；因爲孫逸仙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內智識份子之先鋒集團……。」

這個議案決定之後，聯邦共產黨中央，改組孫大黨部的命令，第二天就到了學校，原來孫逸仙大學，是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都有，差不多完全是國內大學生，當然是他們認爲的智識份子，小資產階級，就佔百分之九十，工人份子只有二三十人，并且該學生等對於黨有相當的歷史，在國內都是作指導工作而有成績的自國民黨滬甯清黨，武漢響應而後，一般純粹的國民黨員，均感坐臥不安，不敢說話，消極萬分；只見共產黨員的活動，而至于囂張跋扈這般共產黨員，忽然看見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又聽得聯邦共產黨中央的命令，這一棒打來心都冷了，垂頭喪氣，大不了然！由恐慌而氣憤，由氣憤而轉消極，分化。

真的，共產黨部改組了，在黨部指導之下的團體——學生會，教育委員會，文化委員會，衛生委員會，俱樂部，管理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等羣衆機關一齊都改組了；所有在各機關作主要工作的委員智識份子，老黨員們都打下來了；自不待言，一切指導機關，都強迫派遣不知無識的工人上去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孫逸仙大學內的共產黨員中，就分出兩派來，工人派與學生派，學生派中又起分化，就是老黨員與老團員、新黨員與新團員；自然，老黨員與老團員佔絕對多數，又謂之羣衆派；新黨員與新團員和工人份子，佔絕對少數，又謂之馬屁幫，工人份子上台之後，老黨員和老團員——羣衆派消極而不問黨國大事了；新黨員與新團員就乘機活動，努力拍工人份子的馬屁，更甘言獻媚拉攏黨部俄國指導員——書記；這樣一來，工人在台上瞎鬧，智識份子中之新黨員與新團員，就當後台老板，俄國毛子就當太上皇帝，一切工作都做不起，弄得學校中黨中一塌糊塗，工人份子沒有辦法，便野蠻而猖獗起來！每日遇着這班不講話的老黨員，就指豬罵狗，引東瓜罵南瓜的亂吠：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看見中國

革命失敗，就動搖起來反革命；吃了我們無產階級的虧，還還不耐煩，更想叛變我們無產階級而回去當資本家，反革命！殺我們的頭；那知不行了，現在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祖國，無產階級的天下，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都要受我們無產階級的指揮，遵守我們無產階級的法律，不然你們的狗命要不成……凡下課之後，上食堂之前，與在會議場中，以及講演台上，每天都要聽得這些要通不通罵人的話，所謂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老黨員們受壓氣，吃暗虧，整整的有丁半年不敢啓口，畢業了，又到野營裏去實習軍事工作兩個月。弄得終日都在稍息，立正。開步走；托槍，放槍向後轉；打衝鋒鎗炸彈，鬧得精疲力竭，那裏還有閒心去管受氣不受氣。

好了，野營中實行軍事工作兩個月滿了，奉命到阿爾根別墅去休息一月；大家歡天喜地解除了武裝，一羣一隊的到阿爾根來白相的，就有二百多人；每日三餐菜飯無所事事，也還好過，飽食之後，彼此談天，想起上半年受的氣，壓得他的太不成話，工人如此猖獗，馬屁幫如此其壞；聯邦共產黨中央之放縱工人，工人造出了，許多罪惡來

，聯邦中央那裏知道這些罪惡嗎？我們要想設法向第三國際，聯邦中央，中共代表團報告一下才好，不然任他們這班流氓暴徒，宵小無耻之輩，把持了工作，破壞了黨部，污辱了主義，將來回國去，中國共產黨不知要被他們這些不學無術的浪人，幹到甚麼地步！當然的，這羣智識份子遭過了嚴重的，難堪的侮辱和壓迫之後，必然趨於團結而謀反攻；現在他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正是給他們一個好機會，準備活動的時期，在別墅。不上一星期，一傳十，十傳百，就將這個意見完全交換了，造成一種很大的反攻勢力；於是約定時間。在附近森林裏開了一次秘密大會，徵求意見，決定進行計劃，選出二十一人為執行代表，組織秘密委員會辦理一切，二十一代表分工合作，馬上組織起來；

1. 起草委員四人——李血淚，閻毓珍，焦有功，張玉符
2. 翻譯委員四人——徐正安，沈宗恆，西門宗華，李國士。
3. 宣傳委員拾人——林登嶽，千如常，林友梅，王心寬



，楊先澤，趙心齋，林友石，黃雪漁，（東大代表）  
俞季女，劉宗華。

4. 交通委員二人——林啓鐸，王友直，特派駐校調查專  
員葉學純。

這樣大規模的組織，雖係秘密的，臨時的，但這班野蠻的工人和拍馬屁的份子，那能使他們一點也不知道呢？馬屁幫得了這些消息，趕快的就向工人把持的黨部報告了。野蠻工人中的健將——組織部長李劍如，不管三七二十一，狗咬的！牛咬的！媽尻娘尻大罵起來；并且馬上就要去打那些秘密組織的委員們，這是馬屁幫的首領，陳紹禹李竹聲聰明些，將他勸着說：不要忙！慢慢來！弄清楚互去打不遲，於是他們把這些事報告了俄國毛子，馬上招集一個活動份子秘密會議，決定四項對付辦法：

1. 以學校特別黨部名義，將這個反動的秘密組織，速即報造第三國際，聯邦共產黨中央，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

2. 速派方樂圖，查職雲，楊尙昆，盛忠亮，傅繼英，沈宗源，左叔亞，王履永，袁溥芝，王蘭英，秦綬

雲鄭淑子，蒲秋潮，雷芝平，廖竹君，吳近，曾宗璽，張國樹，晏碧芳等二十人為偵探。

3. 設法取得他們文件，名單，和一切反動的證據，  
4. 必要時由組織部派同志去武裝搜查，并指定李劍如朱長青等八人負責。

時機緊張起來了！莫斯科到阿爾根別墅這百多里的鐵路上，日夜不絕的馬屁幫偵探往來；砲兵學校，步兵學校騎兵學校，工兵學校，以及陸軍大學等——凡有中國共產黨的機關，每日都有秘密委員和宣傳員之足跡，公園裏，花園中山坡下，河邊上時常可以遇着三三五五的中國共產黨員，私語密談，都是為的這事，弄得所謂同志間感情惡劣異常，仇敵一樣。

不成問題的，這秘密委員會的起草機關，發他們發現了，第一次組織部長李劍如氣勢汹汹的同朱長青兩個工人來查問：你們這裏是反動派的起草機關嗎？這四個起草委來很客氣的答覆：我們是在起草上中央的呈文，絕對不是反動；這裏是第六號寢室，不是甚麼機關，李部長又說：甚麼是呈文？看得麼？起草委員說：不但你可以看，全體

同志都可以看，第三國際，聯共中央，中共代表團更可以  
看，李劍如聽了這話，全身都冷了！失興之至！向起草委  
員又問：爲甚麼陳紹禹，李竹聲說你們是反動呢？起草委  
員答道：這是他們造謠，或者沒有弄清楚！不然請你看  
，那一句，那一字是反動？李部長順手接來一看却認不得  
一個字；原來李部長是目不識丁的，有眼如盲；他便笑說  
道：既是我都看得，當然是好的，不是反動的了；還稿  
而去，這幾位起草委員，以爲沒有事了，那知李部長回去  
報告，被陳紹禹李竹聲兩位軍師痛斥一頓：你這土豹子！  
太笨了！爲甚麼還他稿子不把他帶回來？你上了他們的當  
，他們明明白白欺你不識字！所以才拿給你，你趕快再  
去想方法奪取回來，不然遲了，他們拿來藏起，你那裏去  
找？說得李劍如頭昏眼花，隻字不能回答；一直跑去找朱  
長青——大塊頭，你趕快去把郭元興，李阿白他們喊起來，  
在黨部裏集合，能多找幾個來更好！觸霉頭了！我去食堂  
裏拿刀就來，你快去！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工人——歐戰到  
法國的華工，加入共產黨後，轉到莫斯科條大來的——拿刀  
弄棒的飛奔大罵的向第六號寢室來了！駭得這幾位起草代

表魂附不體！關門的關門，跳窗的跳窗！但那裏來得及？  
其他寢室的人，見他們來勢凶惡，亦四處逃散，他們武裝  
工人，不分青紅皂白，見逃的人就打，呼號之聲震野！可  
憐這四位起草代表中就有三位打得頭破血流！呼天叫地，  
地上亂滾，慘聲震天他打的打，搜查的搜查，擎着刀子，  
叉子，木棒急幹，他媽的亂罵，別墅的醫生，看護都驚  
動了，急急跑來站在旁邊勸解，但是不敢近去，恐遭誤傷  
，自然那裏生効！醫生看護只有哭喊：同志們！你們是中  
國共產黨！呀！你們是中國的革命青年呀！都是中國工農  
的優秀份子，何以當成仇敵殺呀！蘇維埃境內有法律在，  
絕對不許你們這樣慘無天日的亂幹呀正在打的不可收拾的  
時候，別墅的臨時管理員，趙志龍潘錫朋兩人。（亦是孫  
大學生，）看見被打的人快要死了，拚命向前持了兩個工  
人的手，同時醫生在附近請的格柏烏（GRU俄文即政治警  
察）也來了，這場慘案才算停止？受傷的人，醫生收拾起  
去了，十幾個凶手見格柏烏來了，就東一個西一個溜了，  
只有李劍如笨，被格柏烏扯住了，要帶他走到格柏烏辦事  
處去，半小時前如狼似虎的李部長，現在被捉着又像死狗

一般，既不識中國字，更不能說俄國話，要他走，他又怕，不願走，又不能說話，沒有辦法，只有大喊：陳紹禹！李竹聲！你們要我來幹，現在我觸了霉豆，出了大禍，爲甚麼你們就不管我了？！跑散的人們又漸漸的回來了，圍着被捉着的李部長，大家都在格柏烏面前說他壞話，陳李兩儀馬屁首領，被李劍如喊得無法可施，只有仗着胆，紅着脸，戰戰兢兢的出來向格柏烏交涉，代他申辯，但不生效，格柏烏一定要帶他走；真沒有辦法了，格柏烏將李劍如捉去了；陳紹禹李竹聲急得要哭！趕快跑回莫斯科，向學校特別黨部書記，俄國毛子——白爾登報告，白爾登亦覺棘手，又約着去找校長米夫，他們才以學校名義，校長資格，連名去把李劍如保釋出來，這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午後三時發生的事。

雙方都受驚着急，不過工人派馬屁幫，他們有俄國毛子做靠山，所以幹起事來順手些，佔便宜得多，只可惜這班智識份子老黨員們，尤其是選出來辦事的二十幾位代表，駭得不敢回去，都向莫司科跑；但事已至此，絕對放不下去；於是代表們當夜就在莫司科，彼得諾夫斯基街，孫

大第三宿舍，葉學純寢室裏，開了一次悲壯激昂的代表大會（因爲那個寄宿舍的人，都到別墅去了，只有葉學純同二三人裏面，很清靜的）決定明日繼續極精進行，分豆去向第三國際，聯共中央執委，聯共中央監委，中代表團報告慘案經過，并陳遞未搜查去的呈文，原來李劍如帶着武裝工人去搜查毒打的時候，他們的呈文已經用複寫紙寫好了，只是還沒有翻譯完全，搜查去了兩份，還有兩份被逃脫的閻毓珍帶到莫司科去了；當夜會畢之後，馬上又分工騰寫兩份，整夜翻譯，原文很長，約二萬五千字，現在我將其主要的意見簡單叙一叙。

聯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自中國革命失敗後，孫逸仙大學中國國民黨員，均已先後送遣回國，今年學校中除十餘非黨份子外差不多完全是中國共產黨員；實際上孫逸仙大學變成純粹的中國共產黨大學；換言之，就是孫逸仙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員在蘇聯學習無產階級革命之理論與經驗的唯一機關。中國共產黨員在此學習的使命和任務，實關係於將來整個的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其意義若何重大；聯共中央之開辦孫逸仙大學，其目的

亦就是在訓練中國共產黨員，使能擔任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之艱巨任務，此理甚明，迺自前校長拉敵克解職後，（拉敵克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極左派三傑之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德國革命失敗，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死難，拉敵克逃俄，一九二五年被任為孫逸仙大學第一任校長，一九二七年因與杜洛司基反對史達林而被撤職述者註校中實施不當，黨務辦理尤多不善，以致校中風潮叠起，爭端百出；去年前副校長阿戈爾與黨部書記包金可夫之爭構奪利，互相攻訐，各拉羣衆，而又引起中共黨員間之糾紛與小組織，此即明證，中央早已知之，今日孫逸仙大學之壞現象，尤有甚于昔日！一以黨務言，黨務工作停頓而腐化！黨支部中工作本極簡單，但打字職員，則有八人之多；半年來久經羣衆要求宣佈之工作計劃大綱，至今尙無結果；每遇照例之國際政治報告，本屬黨部一次未請中央派同志舉行；本校原爲統一之共產黨員——中國無產階級之戰士，代理黨部書記白爾登同志強分爲工人，學生兩種對峙的階級；近更使中國工人同志對於學生同志，橫加侮辱，漫罵，昨日更命令大批工人同志持刀弄棒，奪打上中央意見書之起草

同志三人，尙在醫院死後未知，詳情另釋，似此種種，錯誤實多，不勝枚舉。以校務言，則校務之腐化尤甚！令人痛心已極！俱東部固爲羣衆遊樂之機關，但指導員絕不需有常任十人之多；校務處尙有中國同志幫助工作，尤不必有三十七職員之衆；中俄印刷所尙未開工，絕不容先雇工人二十餘坐領工資；全體學生不到五百，而全校教職員則已超過三百而達四百；（三百七十餘人）際此蘇聯國家財政拮据之際，中央厲行一切合理化之時，而孫逸仙大學則廣設冗員，浪耗經費，此非腐化之鐵證乎？其他如馬丁諾夫，迺中央特派來孫大服務之唯一政治經濟學教授，而被校長米夫排斥，吵鬧而去；中國問題一科，自前校長拉敵克去後，至今無人敢講！尙付缺如，唯物史觀教授，均是些類包貯藏室，屢請更換，均置不理；……要之學校校長米夫，與學校黨務書記白爾登，狼狽爲奸，迺有今日腐化惡劣成績；懇請中央派員調查，將米夫，白爾登兩同志明令撤職嚴辦，改組孫大，……孫逸仙大學學生如拉兵斯克，考尼姑，拉生，苦士克，沙丘夫，土明諾夫，「哈拉林，古多夫，拉她野夫，活寡婦，愛費夫，死愛她，好本夫

，……等百八十四人同簽名由四個譯譯，弄了一夜，仍然沒有譯完，天已大亮，只得分頭出發，四個譯譯，四個代表，先到聯邦共產黨中央執委會去，史達林沒有工夫，就派宣傳部副部長他司坦出來接洽，問明來意，他早已知道此事了，這當然是學校黨部書記白爾蠻於昨夜已先去報告了，副部長命令兩個譯譯口譯，叫兩個女打字員且聽且打，同時打三份，這樣省了許多力；其他兩個譯譯四個代表，又到聯共中央監委會去，我們學校黨部書記——白爾蠻已先在那裏等候了，彼此見面，各自知道來意，典頭雖笑，很不自然：那時我心裏這樣想：原告被告同時到，很妙！這是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時的事，不一刻工夫，呵啞！大批人馬到了，五六十人，都是由阿爾根別墅回來告狀的。還有五六十人在後面，想向中央請願，懲辦凶手，因未得代表同意，沒有來中央黨部，而到學校中去了；現在來的，都是連日被打有傷可查的，各人都備好受傷報告，請求中央監委主持公道，他們內中有打破面皮的，有打傷手肘肩部的，有打腫頭額的，有打傷眼鼻口部的；種種帶亂傷的人，就塞滿了監委會三樓——主席鴨落沙夫司斯的辦

公室門口，直到十一時，內面才請我們代表進去，鴨先生很客氣的，大家坐了，鴨先生早知來意，我們逐一報告慘案發生的原因與經過，希望聯共中央監委注意解決，他老先生答覆——須俟你們意見書全文閱悉後，再會同聯共中執委，第三國際，中共代表團，共同解決，我們去了，留下譯譯二人與受傷羣衆在那裏譯譯傷單，如此就去了一個整天，再到聯共中央去看，已是午後一時了，我們的意見書還沒有譯譯到一半，恐怕再要一個整天才得完，我們四個代表出來，又去中央旅店去會中共中央代表團，那知一人不見，一日內接連去了四次，一次都不得見一人，我們心知有異，沒有辦法，只得到學校裏去看看，那知學校裏當日午後又出三次打人案，只是沒有武裝罷了，李劍如仍然帶起隊伍各處巡查，遇有可疑的人，就攔着解衣搜查，借名搜查反對派（托羅斯基派）的文件；如加抗拒，則遭拳打。而恐怖之景象，已由阿爾根別墅移回莫司科學校中來了；我們回到學校時，已是吃晚餐的時間，學校中除了恐怖現象仍然存在之外，忽然又增加一種口號——打倒新反對派！仔細調查，原來是學校校長——米夫，黨部書記——白爾蠻

，馬尼幫首領——陳紹禹，李竹聲等，會議決定下來給我們的新罪名，準備請願的同志們，見學校中繼續進行恐怖政策，大家又逃回阿爾根別墅去了；夜深了，不得結果，代表們只得暫回彼得諾夫司基宿舍商議明天的事。當夜謔譯回來報告，說是明日午前可以譯完，大家睡了。

九月二十早晨，被打的代表們，又去會中共代表團，仍然鬼影都不見一個；反身來又走聯共中央執委會及監委會總想報告恐怖現象繼續進行，請中央明令制止，以安人心，不知仍不得要領，見了兩個不關重要的職員，只答應可將來意轉達上去就罷了，又跑第三國際，第三國際一推，這是歸東方部的事，你們去找東方部好了，但東方部的主任，就是我們貴校長米夫，他現在就是我們的頭等凶首，當然不會理我們的，我們去找他幹嗎？真是：四方皆黑，無處見曙光！出門來無處可走，只有望空長嘆！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三國際就是這麼一回事呀！全世界無產階級得知，誰不抱頭痛哭！欺騙了中國的工農羣衆！欺騙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嗚呼！共產黨！嗚呼共產主義！！

沒有辦法，真沒有辦法！轉回寄宿舍去罷了，走到寄宿舍門口，就見內面有許多同志在那裏高談闊論，彷彿是在吵鬧一樣，他們見了我們代表回去，如孩子見了媽媽一樣，大呼：哎呀！你們到那裏去了？！我們到處找你們！今天上午李劍如又常起隊伍到阿爾根打人！陳奇，文鄂的頭都打破了！說是打反對派；駭得我們又跑到莫司科來，（陳奇，文鄂，兩人是真托羅斯基派）代表們聽了這事，心裏更是緊張；就將上午跑了各處不得結果的情形，向大眾報告了，羣衆聽得這個消息，好不失望！如冷水由頭上淋下來一樣，心裏難過！都要大哭起來！怎樣辦呢？葉學純說：會人不得，我們只有打電話再報告中央，都說好！於是打電話給聯共中央：甚麼事？打人的慘案，今天又在阿爾根重演了！請中央設法制止，哦！聽說是打反對派，不關你們的事吧？只要你們不是反對派，那絕無危險的。電話掛了，再喊也不答應；那裏有你多說一字的餘地！葉學純下來時羣衆說：中央說的是打反對派，不是打我們，叫我們不要管，大家聽了這話，又氣！又恨！又沒有辦法！代表們提出主張：都到學校裏去，他們該不會再打了吧？

轉三五日；看中央如何解決，好！回學校去！阿爾根別墅我們不敢住了，一百多人，三三五五的就到學校裏來了。

啊呀！不得了！李劍如的隊伍又回到莫司科學校裏了！在學校門口攔路搜查，把我們的代表王友直，焦有功捉到黨部裏去了！羣衆至此，忍無可忍，大譁起來！擁塞於黨部門口，因關了門不得進去，就亂喊亂叫：你們有什麼資格竟擅自捕人？！若是查有反動嫌疑，儘可以報告格柏烏來擊，用不着你們代勞！現在不是軍事共產時期，為什麼這樣蠻橫無理？開門呀！放人呀！不然我們就都闖進來了！那種悲壯激昂的景象，大有類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老關捕房門口一樣。正在危急的時候。葉學純跑到教務處又打電話：親愛的中央呀！恐怖更加厲害了！趕快派人到我們學校裏來呀！不然羣衆要暴動燒房子了！！我馬上打電通知學校黨部，派人就來，這次電話打好了，不一刻被捕的人放了，中央派來的人也來了。公社佈告處貼了一張俄文告示：蘇俄領大學的同志們！連日校中發生不幸的事，應即速停止，候中央正當解決，聯邦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她也可丹，一九二八年九月廿日。

悲喜交集！這黨中央告示出了，恐怖時期才告結束，大家都盼望中央正當解決，而且要快些正當解決，等了一個星期，不見影響，派人去聯其中央問問，回覆說：已經解決了，今天才解決的，你們回去便知，好了！很高興的跑回來果然這班學生，正在吃中飯的時候，學校新書記，（不是黨部書記）尼裏也夫，忽然跑進來說：請下列同志注意：欲可克，浪八夫，木兒，迷殺夫，安她六夫，好漢同基，爸爸沒婚，她沒夫，好寡婦，滿肚兒……等十八位同志，飯後到聯共中央工作介紹所談話，哎呀！慘案問題解決了嗎？！聯共中央說的正當解決，就是這樣正當解決了嗎？！這十八位同志中，就有十五個是此次慘案中的羣衆代表，羣衆代表共二十一人，除了打傷三個還沒有出醫院外，再加上這十五個共是十八個了，還有三個跑脫了，大約是他們馬屁幫的份子不努力，沒有偵探出來，名單上格外三人，就是真正反對派的弟兄，這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廿七日的事。

這十八位同志快快的到了中央工作介紹所去，那位主任不知姓什麼，她很溫和的說：現在西比利亞各地政府

機關，都打電報來請中央派同志去工作，中央就派了各位同志去，很好；在那裏工作，每月生活費有百奴布到百廿

奴布，同志們一人生活，每月無論如何是有餉的，大家問他什麼工作？好多時間呢？他說不一定，農業也有，林業也有，礦業也有，漁業也有，至多四年就可以回來，各人分離不在一處，相距也不過千多二千里，彼此可以通信，大家聽了，面面相覷，不禁暗中流下淚一直向肚腸裏面骨碌碌的滴下去半天說不出話來，心裏暗想：我們為什麼要來莫司科？為什麼要相信共產主義？爲甚麼要加入共產黨？阿呀！這是沙皇時代充軍的辦法呀！我們情願被沙皇充軍，不願被聯邦共產黨充軍！情願在共產黨外死！不願

在共產黨內亡！我們中國共產黨員在俄國來充軍受罪，真是今生不會夢想得到！

那位不知姓名的主任接續着又說：同志們！事情就是這樣了，每人百奴布做路費，介紹書一封，各人按書面地址而去，十月一日以前，無論如何要動身，十月一日以後，莫司科沒有你們住的地方了，主任改了口氣，很嚴重的這樣說，彷彿監獄官對囚犯的態度一樣。

那十八人當夜照例分別宿在格柏烏指定的秘密地點，四十八小時後分別出發了出發到那萬里水雪行八日不見人烟的西伯利亞去了。

莫兒追述於莫斯科一九三〇，五，三



# 蘇 政

## 半 月 刊

編輯彙發所：鎮江水陸寺巷十四號

- 一 蘇政是研究縣政的。
  - 一 蘇政是介紹外國地方政治的。
  - 一 蘇政是報告縣政實施情形的。
  - 一 蘇政是研究并批評江蘇的政治經濟的。
  - 一 蘇政是研究江蘇的歷史地理的。
- 總而言之凡是！
- 二 辦理行政人員不可不讀。
  - 二 江蘇省各級政治工作人員不可不讀。
  - 二 江蘇省的民衆不可不讀。
  - 二 江蘇旅外的人不可不讀。
  - 二 外省居留江蘇的人不可不讀。



## 蘇俄近事紀

Edgar S. Furniss 著  
何 學 宜 譯

蘇聯前月的政事是忙於準備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這會議在五月十五號已召開了。經過了這最高的權力的機關，黨需要牠的領袖們一種治國的計劃，並且須草定兩年以後的為政府嚮導的政治大綱，這個重大事實的重要大大地加重俄羅斯經濟發展政治意義，尤其是關於春耕的計劃的進行，就是往年鄉村區域的各種報告，在這季節內，也有很高的新的價值，因為這些報告可做為最近的將來的國家經濟改進的豫測，但是今年的春耕，通常都承認這事實，是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最優越的實驗，而這種結果在共產黨代表大會前將贊助或不信任斯達林的指導。

直到最近，關於農業計劃的成功或失敗還沒有確切地說出的可能，最早的預算，都被斯達林三月裏的農業訓令所推翻了，這訓令把全部的運動放在不可靠的基礎上，在集團化的發展中，發生了猝然與猛烈的變動，當農業報告

俄羅斯研究 第七號 蘇俄近事紀

已經齊積了的時候，然而。這種運動大概經過了危險期而增加了國家農業上的收入，這是變成很明顯的了。數字表再加上耕種各種農作物的總面積的數目，以百分數的名目，報告這些土地的總面積包含三種主要形態的農業組織——個人農場，公共農場，及國家農場。在五月底政府能夠聲明春耕全部通通實現了五年計劃所規定的條款了。公共農場的數目。約有百分之五十的面積，比較一年以前祇有百分之三，國家農場在這年內已從百分之二增至百分之五的總數，所以這兩種社會化的農業，佔可耕地全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五，而私人農場已在相對的重要中從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降低至比這個數目一半以下了，斯達林解釋他的訓令的迅速功效在四月裏面說着在，春耕之末，百分之四十的農業社會化的記錄，定會是一個很滿意的表現，這種實際的成功已經實質地超越了期望之外，斯達林政策

的這些成功，反射到了一種深信的神氣，黨的領袖們以這種深信籌備着六月開會的共產黨會議，黨的訓練完全是試用斯達林的迪克推多策略；集團運動者的腐化可以使他失却他的信用與他的黨羽。有許多人，渴慕黨的統率權，便分裂黨的意見，預備組織一個反對黨；這些分裂的分子祇等待全國代表大會供與以促進個人幸運的機會，並使得他們的政策發生効力，現在俄黨共產黨的領袖們深信他們成功的記載，足以駁倒這些敵人，這種信心在土地委員葉克夫列甫 Yakovlev 於五月二十日印成的農業計劃中可以表見，在大會之前斯達林及其黨徒可以借此姑穩他們的腳根，這計劃明白再確定三月的農業訓令，為現行計劃申述一個卓異的成功，並且申斥黨內那些染有左傾濃厚色的急躁反動分子，次日最高工業委員會的主席鮑伯設夫聲述黨於工業方面也具有相同的計劃，這也可喚一種信仰的投票政府的計劃已是意外的成功了。鮑伯設夫 (M. Quibeshet) 的數目表示工業的擴張，當兩年前，原有的計劃，比較只須要百分之四十五的而現在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工業出品了；準備金比較所期望的百分之五十八，現在增加到百分之八十

八了，並且在許多特殊的工業界內，一種進步的記載，更超過原有的期望。

這些說明，與戰爭時的文牒相同，令人懷疑牠們的確實性，然而黨的領袖們怎敢在黨的會議晚上發表不精確的統計，這個代表從地方共產黨機關來的大會議，是黨員能以絕對自由發表個人意見的時候，因為決議未成立以前，共產黨的主義是鼓勵廣大範圍的討論與批評的，當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反對的方面被盡忠於黨的嚴格的紀律所拘束，並且實際需要實行這政策和採用大會所申斥過的策略，這個事實增加了大會上否認激烈與刻薄，議事的程序是便於黨的領袖們來提出他們概括而辯護的政策之文件或計劃的。

其他團體與個人也同樣的作着，意見衝突的結果控制這以後兩年整個的黨與政府，在這樣多的危險期中，斯達林與其黨徒必定是很確知他們的立場，否則他們一定不會冒險作上述的直捷宣言了。

工程師與其他受高等訓練的技術人才的缺乏，是俄國五年計劃的最大弱點，對美國已經成立了特殊利益的國際關係，這計劃要想完全成功，需要六萬這種高等技術人員

的供職，已經計算了供給俄國此項數目僅祇三分之一的模樣。本文也曾參考到現在俄國所推行之努力的教育運動，但這些努力在以後的三年中不能得到供應這些必須人才的結果，當美國初期的工業時代，急需的資本和專門人才都須從國外輸入的，俄羅斯不能得到外國的資本，但牠不能在勞力方面避免請求各國供以專門人才的需要；這種需要是牠國際政治關係中的重要原素。

就全體而論，俄國延致外國工業專家用他們自己的資本作為促進工業的發展的目的，這種努力已證明是失敗了。安托格 Amtorg 商業聯合社於四月間印行的蘇維埃聯邦的外國特許投資權的分析當中，雖然不是存意的，却已很明顯的指出了，在一九二九年內，有五十九個官許企業機關在俄國活動，其中的四十六個是嚴格形式的外國特權，在稅歷年的去年之初外國的特權所有者用他們自己的金錢，已投資了九，二五〇，〇〇〇美金，但這數目的一小部分三，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是從外國輸入的，其餘的代表貯蓄的利潤，投資資本的平衡是從俄國銀行借來的，五十九種企業中祇有四個是美國的，德國人占十八個，日本占

十一個，英國六個，奧國有五個，當一九二九年新的投資的要求是很多了，五十四個是單獨屬於美國的利益的，但是這種要求之中，很少數是從那些能夠而願意投資的商店而來的。自然這種數目代表整個的特權投資制的，與俄國工業的需要相比較，僅認為是一很微細的發展，並且，最近某種外國投資的經驗，不能鼓勵其他資本家在這方面去冒險，有幾個重要特權的企業，在以前幾個月內，因解約的結果，與政府發生十分的困難人所共知的蘇維埃政府與不列顛里蘭金礦公司 LenaGoldfields Co. 的爭執在國外貿易的利益已是特別的對於俄羅斯的地位有損害了，這個公司已經被俄政府所封閉了，這留下許多未決的要求，正在專斷的柏林法庭去求解決，所有俄國的市民因為怠工的原故，在五月八日被莫斯科法庭判處一年至十年的徒刑。

蘇維埃政府，和工程師與技術家和人訂約或與大的企業公司結工業的協助契約，結果大批的技術勞動者的輸入，極力增加外國人的指導權，這已是較為成功的了，依照最近俄國的數目表，有一千三百五十專門家於私人支薪的合同之下在俄國工作，大部分是德國人，但有五百人是從

美國來的，於此種私人訂約之外，俄羅斯更締行與外國貿易公司增訂一百個合同，以供應廣博的工業方面的協助，并指導俄羅斯整個的各種工業富有四十三個合同是與美國的企業家商訂的。Rohelis S. Shaefer 公司、Allev S. Garcia 公司、Stuart James S. Cook 公司，是指導蘇維埃煤礦工業。Card 汽車公司、Auto-lite 電氣公司、Hercules 汽車公司、Tinkhen—Detroit 公司及其他都是指導自動車工業，在水電方面，H. L. Cooper S. Co. 國際電氣公司及其他有各的公司是很活動的，煤油、化學用品，毛織物及罐頭在美國工業專門家的指導之下發達着；并有一偉大的灌溉計劃委託美國 A. P. Paulis S. Associates 去承辦，這些契約對於外國公司與私人商店所行的好壞現在還不十分明瞭，一個「蘇維埃工人與農民督察部」之特設，以措施俄羅斯的勞工法，已經成立了來保護這些外國工業專家的利益，并且他們是最受優待的。

但是如上所述，這種靠依外國技術人員的增加雖然在私人事業方面沒有困難，然而在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方面是很複雜錯綜的成分，這是完全與他們的世界革命主義相矛

盾的。并且有魔力的魔鬼資本家在共產黨綱上有這樣大的數目，俄國政府很難以牠所公佈的主義去措施他的實行的，一個很顯明的結果，蘇維埃仇視他國的官場態度繼續的減少了，而在黨的內部撤消了互異的意見，這使得今日的波爾塞維克主義者依照外人的標準，比十年以前的黨人較為值得尊敬些，并且這個與外國的廣大之經濟關係，為蘇俄領袖創造了一個與他國共產黨發生關係的好問題。共產主義與他國的社會和政治機關便相衝突了。在外國的共產黨機關代表國際軍隊戰鬥的先鋒隊，在大部由俄國共產黨組成的總指揮的命令之下行動着，同時在外國人的意見中，這些共產黨就等於俄國的正式政府，這些國外共產黨的義務，是與蘇俄政府的經濟需要上所依以成功的內政的資本家宣戰，這產生了一個主義和政策的矛盾，實是俄國領袖們所難解決的事。

當以前幾個時期內，蘇維埃聯邦在國際關係方面有些事實可以表明着這些困難。就全部而論，俄羅斯政府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已是很平靜了，例外除了一個可能的波蘭，波蘭的軍閥內閣受莫斯科的責譴，以為牠是陰謀擴大牠

內統治的勢力，以與蘇俄戰爭而解放烏克蘭為顯明的目的，但是在全世界各地的意見激起了反對蘇維埃聯邦，命令各地的共產黨徒作真正的或許想像的煽動的工作，在美國正發生了一種反宗教的感覺。紐約警察廳長惠倫 (Whale) 已要求蘇俄代理人斷絕貿易的關係，其理由是有文件證明了安托克 (Antorg) 指使美國的共產黨人作反動的活動，這事件即刻被蘇維埃報紙所否認而安托克 (Antorg) 聲明那文件是偽造的，在國會中，代表佳的亞 (La Guardia) 表示充分的證明，以惠倫警察廳長的證據很優越的，但是組織了一千保守黨人的委員會去考察美國共產黨人的活動，及他們與莫斯科的關係，同時俄國與美商的經濟關係受着不能決定與懷疑的結果的苦痛。

英領印度西北邊陲的反叛民族，利用甘地反抗命令，已起了革命。這次革命是否蘇維埃政府所鼓動的，現尚不

能確信，但是他們已認定共產主義的紅色旗幟，及他們的領袖梅人結合含 Mianjafer Shah，是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印度宜傳的蘇維埃學校受訓練的，六月二號的一種文牒記載在 (Peshama) 被捕的八個共產黨的領袖并且在軍法之下鎮壓住了根本的反動，這些偶然的事實，在英國加強保守黨延緩與蘇俄新訂的商貿易合同的商務關係的發展。在中國，獸性的共產黨，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四省內橫行，這又是使得中俄會議談判中東鐵路的解決延期在莫斯科是呈一種毫無生氣的狀態，在五月內，高麗共產黨繼續毀壞日本政府的財產，雖然在最初認為是局部的但亦已阻繞了日俄的關係。這些事實，其本身實很少具有國際性的使俄國須急切地與最大的資本國家有一種和平商務契約的簽訂

譯自 Current History July

一九三〇

# 新 東 方

第 一 卷 第 九 期 目 錄

---

時事述評	最近的埃及政變與暴動
日本之海約批准難	最近印度革命運動的真象及其趨勢
日本農民問題概觀(上)	菲律賓獨立問題
最近阿富汗政變之經過	回教民族的活動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衝突	從人口問題談到殖民政策
通訊	對於「障礙問題」的商榷
答羅青	兩個小小缺點的舉例
答王漁	書評
東方民族運動史	日本資本主義研究
東方問題研究會籌備會第三次會議錄	

本刊宗旨

努力東方民族解放促進世界人類

平等

價目

零售每册大洋二角(專號在外)

郵費每册國內二分國外一角二分

預定全年連郵費國內大洋二元三角  
外大洋三元六角五

預定半年連郵費國內大洋一元二角  
外大洋一元八角五

編輯者

東方問題研究會籌備會

發行者

中國北平新亞洲書局  
西單北大街

# 本 誌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內容分下列各欄
- (A) 插畫
- (B) 論著 包括關於俄國國情及中俄外交問題之論文
- (C) 譯述 包括各國名人關於俄國之言論和記載
- (D) 調查
- (E) 記載 (甲)蘇俄大事記 (乙)中俄外交大事記
- (F) 文藝 譯述蘇俄當代名人文藝作品
- (G) 通訊
- (H) 書報批評
- (二) 以上各欄歡迎投稿。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文體不拘文言白話，但須用新式標點。
- (三) 投寄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說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五) 投寄之稿，未經揭載，如預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可予寄還。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支薄酬如下：  
(甲) 每千字二元至五元。  
(乙) 酌酬本雜誌若干期。
- (七)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八) 投稿請寄南京鼓樓北大街三十三號院內俄羅斯研究雜誌社。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俄羅斯研究雜誌社

發行者 俄羅斯研究雜誌社

(南京鼓樓北大街三十三號院內)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 廣告價目

等第	地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	五十元		
優等	封面內面及對面	三十五元	十九元	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二十元	十二元	七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並登多期價目從廉